



慶應義塾
圖書部
藏書印

兵自相踐踏擁到漢水河邊落水死者不知
其數子龍黃忠張著各引兵一
是夜操正奔走之間忽劉
從米倉山路殺來放火燒糧
糧草忙回南鄭徐是張郃扎
走子龍先占了曹寨黃忠
外所得軍器無數差人去報玄
孔明前來戰場觀之玄德孔明在漢
望之玄德問子龍的部將曰子龍於此

何廝殺其將答曰曹兵三十萬漫山
來子龍引三千兵馬殺透重圍救出
三千人馬子龍率衆左衝右突
散而復合者數次子龍又
副將張著并三百騎不曾折
匹馬軍鎗立於營外操親臨
子龍招弓弩射之曹兵敗
萬餘人因此全獲奇功玄德大
山後險峻之路欣然與孔明曰趙子龍渾身

都是膽也

詩 鋼鎗匹馬冠三軍

前後

曰 昔日當陽今漢水

子

詩 長坂坡前血戰時

步

曰 今觀漢水全無敵

方

却說玄德聽得如此心中大

號子龍爲虎威將軍大勞將士

人來報玄德曰曹操復遣大軍從斜

而進來取漢水玄德笑曰操此來無

我料必得漢水矣乃率兵於漢水之西

曹兵到操令徐晃爲先鋒又來決戰

人出曰某深知地利願助徐將軍

操視之乃巴西宕渠人也姓

見充牙門將軍操大喜遂教

相助徐晃操屯軍於定軍山

軍至漢水晃令前軍渡水

水倘要急退如之奈何晃曰昔

月水爲陣此按孫子兵法致之死地而後生

平曰不然昔者韓信料陳餘無謀而用此計
今將軍能料趙雲黃忠之意否見曰女丁則
步兵拒敵看我引馬軍破之
隨即過河來戰蜀兵未知勝

劉玄德智取漢中

却說徐晃引軍渡漢中王平
漢水扎營黃忠趙雲告玄德
部兵去迎曹兵玄德應允
與雲曰今徐晃恃勇來且

氣挫動你我兵分兩路
引一軍據在寨柵徐晃引
至深時蜀兵不動晃盡
營射之忽一人報與黃忠
弩亂射者軍必退也可乘
日曹兵後隊果然退動蜀
領兵左出趙雲領兵右出
徐晃大敗盡逼入漢水死者無算
脫到營大責黃平汝見吾軍勢將危如何不

救平曰我若去救此寨亦不能保我曾諫公
休去公喜以致此敗是大怒欲殺王平平當
夜引本部軍就營中放起火
棄營而走平渡漢水來投趙
平盡獻漢水地利玄德大喜
陳言良策吾得漢中無疑矣
將領鄉導使却說徐晃逃來
了去降劉備操大怒親統大
軍趙雲恐孤軍難立遂退漢

水相拒玄德孔明來觀形勢
流頭有一帶土山可伏千餘
中喚子龍分付汝可引五百
於土山之下或半夜或黃昏
砲衝汝便一齊發擂却休出
擂一番不要出戰子龍受了
明却在高山上暗窺次日曹
中盡數伏定一人不出弓弩都不發曹兵自
回當夜更深孔明見曹營燈火方息軍士歇

定遂放號砲子龍聽得令鼓角齊鳴曹兵驚
慌只疑劫寨及至出營不見一軍方纔回營
欲歇號砲又響鼓角又鳴吶喊聲曹兵徹夜不安一連三夜如
怯拔寨自退三十里就空濶去

嘆曰曹操雖知兵法不知詭計遂請玄
渡漢水背後結營玄德問計孔明曰可
如此曹操見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稍疑
未下戰書孔明批來曰決戰次日兩軍

中路五界山前列成陣勢操出馬立於
下兩行布列龍鳳旌旗擂鼓三鼓喚玄
劉封孟達并川中諸將而出操揚鞭大罵
劉備忘恩失義反叛朝廷之賊玄德曰
天漢宗親奉詔討賊汝僭越天子變
為王非反而何操怒令徐晃出
劉封出迎交戰之時玄德先走
不佳撥馬便走操下令捉得劉備者便為西
川之主大軍吶喊殺過陣來蜀兵望漢水而

逃盡棄柴寨馬匹軍器丟滿道上曹軍爭競
取之操急鳴金收軍衆將在馬上曰某等正
待捉劉備主上何故收軍操冒暑
安營而疑之一也立棄馬匹軍器
上可急退軍休取衣物操下令曰
者多斬火速退兵曹兵方回頭時孔明
舉起玄德中軍領兵便出黃忠左邊殺
雲右邊殺來曹兵大潰而逃孔明連夜
操傳令軍回南鄭只見五路火起原來

卷十五

二十

張飛得嚴顏代守閬中分兵殺來先得
鄭操心驚奔陽平關而走玄德大兵追
鄭褒州安民已畢玄德問孔明曰曹操敗
者何也孔明曰操平生爲人多疑雖能
疑則多敗吾以疑兵勝之玄德曰今操
陽平關其勢已孤先生將何策以退
曰某已定了便差張飛魏延分兵兩
曾操糧道令黃忠趙雲分兵兩路去放火燒
山糧草盡絕豈能久住乎玄德曰妙哉衆將

各引鄉道官軍去了却說曹操退守陽平關
令軍哨探回報言曰今蜀將遠近小路盡皆
塞斷砍柴去處盡放火燒絕不知兵在何處
操正疑惑間又報曰張飛魏延來往
須大將相助操問曰誰敢敵張飛許褚
願往操令許褚引一千精兵去陽平關
護接糧車當日部糧官恭拜褚曰若非將
到此糧又不到陽平矣將車上的酒肉對
許褚將共飲不覺大醉褚乘酒興摧

行押糧官曰前褒州之地山勢險惡未
去褚曰吾有萬夫之勇豈懼他人哉今
暮月色正好使糧車行走許褚當先橫刀
馬引軍前進二更已後往褒州路上而來
過一半忽山凹裏鼓角震天一鼓當
首大將乃燕人張翼德也挺矛
褚褚舞刀來迎只一合矛中
落馬手下牙將向前急救退入
公孫不得向前攻敵只奪了糧車

從盡奪糧草車輛而回却說衆將保着許褚
回見曹操就令醫士療治金瘡操自提兵
來與蜀兵決戰雌雄玄德引軍出迎兩軍
圓玄德令劉封出馬操罵曰賣履小兒
假子拒敵吾若喚黃鬚來汝假子爲骨
泥也劉封大怒挺鎗驟馬逕取曹操令
來迎封詐敗而走操引兵追趕蜀兵營中
下砲響鼓角齊鳴操驚懼有伏兵急退
蜀兵自相踐踏死者極多回陽平關方

定蜀兵趕到城下東門放火西門呐喊南
火北門擂鼓操大懼棄關而走後蜀兵追
操正走之間前面張飛引一枝兵痛殺一
魏將保操奔走趙雲引一枝兵從背後殺
黃忠從褒州殺來操大敗諸將驚慌操
鞭方逃至斜谷界口忽塵頭起一枝兵
曰此軍若是伏兵吾今休矣其兵將近乃操
次子曹彰也彰字子文少善騎射膂力過人
手格猛獸不避凶險操常戒之曰汝不讀書

而好汗馬此乃匹夫之勇何足貴也彰曰大
丈夫學衛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長區數十萬
衆縱橫天下是其志也何能作博士也操常問
諸子之志彰曰好爲將操問爲將何如彰曰
披堅執銳臨難不顧身先士卒賞必行罰必
信操大笑二十三年代群鳥九反操令彰引
兵五萬討之臨行操戒之曰居家爲父子
事爲君臣動有王法爾可戒之彰到代比
先戰陣胡騎應弦而倒直殺至桑乾比

卷五

十三

平知操在陽平敗陣故來助戰操見彰
喜曰黃鬚兒遠來破劉備在即日矣諸將
目今勢敗何能再勝操曰吾兒一掃北方
千里皆平今幸勝兵之來助安有不勝之
遂勒兵復回斜谷界口安營有人報玄德言
曹彰到玄德問曰誰敢去戰曹彰劉封出曰
某願往孟達又說要去玄德曰汝二人同去
看誰成功各引兵五千來迎劉封仗玄德之
威在先孟達在後曹彰出馬與封交戰只三

合封大敗而回孟達引兵前進方欲交鋒
是曹兵大亂却是馬超吳蘭兩軍殺來曹兵
先自膽落被三路軍衝殺而來超兵歇養日
久到此耀武揚威勢不可當曹兵敗走正伯
吳蘭當住彰一戟刺蘭於馬下三軍混戰操
退兵於斜谷界口扎住被超侵劫晝夜不安
劉封皇恐無面見父聽知孟達建功深恨
壁操屯兵日久欲要進兵又被馬超拒守
飛趙雲黃忠不時搦戰正要交鋒又被

卷五

十四

把住要道欲收兵回長安又恐蜀兵耻笑
中猶豫不決忽值庖官進雞湯操見碗中
雞肋因而有感於懷正沉吟之間夏侯惇
帳來稟號令為夜間之用操隨口曰雞肋雞
肋傳令衆官都稱雞肋有行軍王薄楊修
見傳雞肋二字便教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
準備歸程有人來夏侯惇報知惇大驚遂請
楊修去問公何收拾行裝修曰以今夜號令
也雞肋者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今連

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如早歸
魏王必班師矣故先拴束庶免臨行慌亂夏
侯惇曰公盡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裝
寨中諸將無不準備當夜曹操心亂不能穩
睡遂提鋼斧遶寨私行只見夏侯惇寨內軍
士各準備行裝操大驚急回帳召惇問其故
惇曰主簿楊德祖先察王上欲歸之意操
楊修聞之修以雞肋之意答之操大怒修
德祖漢太尉楊彪之子楊震之孫博學廣

目視五行九流三教無所不通建安中與
蕭除郎中操用爲署倉事主簿出則叅贊
機總知內外事修爲人恃才放蕩數次于
曹操姑怨操平生爲人雖然用才能之人
甚忌之只恐人高如已昔日常造花園一所
一年造成請操觀之操看罷不言好友取筆
於門上書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曉修曰門內
添活字乃闕字也丞相嫌闕於是再促墻圍
又請觀之操大喜問曰誰知吾意一人答曰

楊修也操雖面喜心甚惡之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操喜遂寫一盒酥三字於盒上操入寢修入見之取匙分食操垂覺欲食不見操問之修荅曰丞相有命令一人食一口盡食之矣豈敢違丞相之命操雖大喜而心惡之操常分付左右吾夢中好殺人睡着勿近前一日晝寢於帳中落被於地一近侍慌取之操躍起拔劍殺之復上床睡半晌而起問何人殺吾近侍衆以實對操痛哭而屈

之人皆不識以爲操果是夢中殺人惟修之臨喪嘆曰君乃囊中之錐也操問而亞操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深惜其才常邀修論終夜不息甚是敬之操與衆商議欲立子建爲魏王太子曹丕知其謀請朝歌長史譚議事恐有人見用盛絹大籠藏吳贊入府修知其事來告操操曰來日擒之早有人報曹丕丕慌問吳贊贊曰何必憂患明日用大籠裝絹再入以惑之次日修又告知操操使人

搜之果皆是絹操因此大疑楊修有害曹丕之心操一日令曹丕曹植各出鄴城門却密使人分付休放植先問修修曰世子今奉王命如有阻當者斬之果然曹丕至門被當住自面植至城門門吏阻之植怒曰吾奉王命如箭離弦何人敢當欲背反耶立斬之操知次子多能召而問之植對曰出於脅襟也操喜有人告操曰此乃楊修之所教也操此已有殺修之心矣修常作答教十餘條

卷五

廿七

但操有問依條答之其中治國安民之道所不該載焉操常問子建其答對如流操中甚疑後丕暗買子建左右偷答教來告操操見了大怒曰匹夫安敢交媾吾兒以侮孤耶此時殺修之心愈忿矣惟恐多人議論故恐之子建帶酒乘操車出司馬門人皆以棒出伏道而迎之至近方知是子建操聞知大怒曰吾無事不出此門將以取信於諸侯也汝今無禮可殺之衆官苦勸方止自此曹

操不喜子建諸君不敢登門操帶修征南漢水觀時亦要殺修恐諸將士議論又復忍之當時操怒口豎儒敢亂吾兵耶叱刀釜手推出斬之號令首級於營門外以示其衆修死年三十四歲

詩 姦雄端的忌聰明 積怨存心恨易生

曰 雞肋早知能喪命 爭如減口得三公

曹操作怒欲斬夏侯惇衆官皆告免操數日喝退操今來日進兵出斜谷界口再復中

卷五

其

忽當道一軍擺開爲首大將乃魏延也操魏延歸降延惡言大罵操令龐統戰之二正鬪間寨內火起人報馬超却了中後二寨操扯劍在手曰諸將勦者斬衆將力上前殺退魏延延投山僻小路而走操方面來戰馬超又今一軍敵張飛操立於高阜處看兩軍各各効力爭戰忽一軍撞在面前乃是魏延延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馬延棄弓綽刀驟馬上山坡來殺曹操馬後轉過一

將大叫休傷吾主乃南安狃道人也姓龐名
德字令明奮力向前戰退魏延保操前進馬
超兵已退操歸原寨操帶傷又折却門牙兩
箇令醫士調治方憶楊修之言隨將修屍收
回厚葬就令班師却教龐德斷後車乘馬匹
已備操附於鹽車之中左右獲衛虎賁軍數
萬人忽報斜谷兩邊山上火起馬超伏兵趕
來曹兵連夜奔回長安銳氣墮盡未知如何

劉備進位漢中王

卷五

廿九

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魏王曹操退兵至
谷欲還許都又被魏延一箭射中人中因此
收軍班師北及三軍起行原來孔明見操避
於斜谷料是棄漢中而走故差馬超等將分
兵十數路不時攻擊因此操不能久住遂議
回兵前軍總行兩下火起乃是馬超等伏兵
斷路操急令將士緊行三軍銳氣盡墮但聽
得兵聲火發人人喪膽箇箇忘魂只欲逃生
安能拒敵曉夜奔走無停蜀兵追趕不住軍

至京兆方始安心却說玄德命劉封孟達王
平等攻取上庸諸郡申耽等聞操已棄漢中
而走遂皆投降玄德大喜就於東川之地大
賞三軍安民已定玄德愈加愛惜軍士衆將
皆有推尋玄德爲帝之心未敢擅專遂告諸
葛軍師孔明曰吾意已定奪了遂引法正等
入見玄德孔明曰方今漢帝懦弱曹操專權
天下百姓無主主公年過半百威震四海東
除西蕩今得兩川可以應天順人法亮禪舜

即皇帝位名正言順以討國賊此合天理事
不宜遲便請擇日玄德大驚曰軍師之言差
矣劉備雖然漢之宗室乃臣下之臣若爲此
事乃反漢也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分崩英
雄並起各霸一方四海有才德者同聲相應
同氣相救捨死忘生而事其主者若非爲名
即爲利也今主公苟避嫌疑守義不舉手下
之士大小皆無所望其心皆憚不久盡去矣
願主公熟思之玄德曰僭居尊位吾實不敢

汝等再宜商議諸將一齊言曰王公若是推却三軍心變矣孔明曰王公平生以義爲本不肯便稱尊號今有荆襄兩川之地可暫爲漢中王以正其位方可用人玄德曰汝等雖欲尊吾爲王不得天子明詔是僭稱也孔明曰離亂之時宜從權變若守常道必悞大事張飛大叫曰異姓之人皆欲爲君何況哥哥乃漢朝宗派若不如此半世慇懃成一夢矣孔明曰王公可宜從權變進位漢中王臣等

自作表章申奏天子玄德再三推辭不過又恐軍心有變只得依允孔明遂命譙周作表申奏獻帝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築壇場於郾陽方圓九里分布五方各設旌旗儀仗羣臣皆依次序排列許靖法正請玄德登壇進冠冕璽綬訖面南而坐受文武官員拜賀爲漢中王立劉禪爲王太子封許靖爲王太傅法正爲尚書令諸葛亮爲軍師總督軍馬一應事務封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爲五虎

大將魏延爲漢中太守其餘各擬公勲定爵
玄德既爲漢中王遂修表一封賁赴許都進
呈使到許都進表曹操聽知玄德自立漢中
王遂大罵曰織席小兒安敢如此吾不能滅
汝誓不回都除死方止即時傳下王旨盡起
傾國之兵赴兩川與漢中王以決雌雄一
人出班諫曰王上不可因一時之氣怒使百
萬生靈屈死於鋒刃小臣有一計不須動張
弓隻箭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待兵衰力盡

畧用一將興數萬之衆一舉而成功也衆皆
大驚視之乃河南溫城人也覆姓司馬名懿
字仲達見爲丞相府主簿操大喜而問之曰
仲達有何高見懿曰今江東孫權以妹嫁劉
備今已分離取回江左彼此有切齒之恨王
上可差一舌辯之士齎書去見孫權來說劉
備過惡令權起兵先取荊州一與關某相持
則備必棄兩川之兵以救荊州那時王上舉
兵取漢川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勢必危

矣操大喜即修書令滿寵爲使星夜投江東
來見孫權權知滿寵到遂與謀士商議張昭
進曰魏與吳本無讐一時聽諸葛亮之說詞
間諜兩家終年征戰不息生靈遭其塗炭今
滿伯寧來者必有講和之意可接待之權依
其言令衆謀士速接滿寵入城見吳侯禮畢
權以賓禮待寵寵起身而言曰吳魏自來無
讐皆因劉備之故今魏王差某到此約會破
劉共分疆土誓不兩侵權問曰以何憑據滿

寵將操書呈上權覽畢設筵相待滿寵歇
於館舍權連夜與謀士商議顧雍曰雖是說
詞其中有理一邊送滿寵回約會曹公首尾
相擊一邊使人過江探雲長動靜方可行事
諸葛瑾曰某聞關公自到荊州劉備娶與妻
室先生一子次生一女其子聰明其女幼小
未曾適人某願一往與主公世子求婚若雲
長肯許即與雲長計議共破曹操若雲長不
肯然後助曹却取荊州此紐戰有名則人心

皆順矣孫權用其謀先送蒲寵回許都却遣諸葛瑾爲使投荊州而來人報雲長雲長平生輕傲天下之士不令手下人迎接諸葛瑾入城來見雲長禮畢雲長曰子瑜此來何意瑾曰某想舍弟久事漢中王故有此行求結兩家之好某主人吳侯生有一子甚聰明吳人皆奇之某聞將軍有一女特來求親兩家並無猜疑併力破曹此誠美事請君侯思之雲長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

卷

十四

看汝弟之面立斬汝首再休多言遂喚左右逐出瑾抱頭鼠竄回見吳侯不敢隱隱遂實告之權大怒曰何太無禮耶便喚張昭等文武官員商議定取荊州之策未知如何

關雲長威震華夷

孫權議取荊州步騭曰未可操欲篡漢室所懼者劉備今遣使來令吳興兵吞蜀此誠請於吳也權曰孤亦欲取荊州久矣請曰今操弟曹仁見屯兵於襄陽樊城又無長江之阻

旱路可取荊州如何不取却今主公動兵只此便見其心也主公可遣使至許都見操今曹仁旱路先起兵取荊州雲長必掣荊州之兵而取樊城矣若雲長一動主公可遣一將暗取荊州一舉可得矣吳侯大喜即時遣使過江直至許都見操上書陳說此事操看畢大喜即遣蒲寵往樊城助曹仁爲叅謀官一同商議動兵便教東吳使命先回令領兵水路接應以取荊州却說漢中王今魏延總督

軍馬守禦東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蓋宮庭又置館舍自成都至白水共連四百餘里館舍亭郵廣積糧草多造軍器以圖進取中原細作打聽曹操結連東吳欲取荊州即飛報入蜀漢中王忙請孔明商議孔明曰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謀比及借請東吳起兵吳地謀士極多必然教操令樊城曹仁先興兵矣漢中王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差使命官誥與雲長令先起兵取樊城使軍士膽

寒自然瓦解矣漢中王大喜即差前部司馬費
詩爲使賁捧誥命投荊州而來人報知雲長
雲長出谷迎接入城公廨上禮畢雲長問曰
封某何爵詩答曰王上加五虎大將之職將
軍居其一也雲長又曰封那五虎將詩曰關
張馬黃趙是也雲長大怒曰翼德吾弟也孟
起世代名家子龍即吾弟也位與吾相並可
也黃忠何等之人與吾同列大丈夫終不與
老兵同列不肯受印詩佯笑而言曰將軍差

矣聽愚一言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人昔蕭
何曹參自幼與高祖視舊陳平韓信後亡秦
命而至論其班次韓信爲王最居其上未聞
蕭何曹參以此爲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
隆崇於漢室故加五虎將而漢中王待將軍
之意豈與黃漢升同也况漢王與將軍有結
義之恩如同一體將軍即漢中王漢中王即
將軍也可與同休戚共禍福不宜計較官號
之高下爵祿之多寡也僕一介之使何節之

人不告於將軍便面是辱君命也願將軍熟思之雲長大悟乃垂淚拜拜曰愚之不明非足下見教幾誤大事即時受印費詩方出王旨令雲長領兵取樊城雲長曰吾亦有心久矣但未得主命耳當時便差川將傅士仁與糜芳二人爲先鋒引一軍於荊州城門外屯扎次日大軍同出二人領命先去城外點兵雲長設宴相待費詩飲至二更忽一軍報城外寨中火起雲長急披掛上馬出城看時乃

是傅士仁糜芳飲酒帳後遺火燒着火砲滿營撼動把軍器糧草盡皆燒毀雲長引軍救撲四更方纔火滅雲長入城召傅士仁糜芳至帳下責之曰吾令汝二人作先鋒不曾出軍先將許多軍器糧草燒毀火砲打死本部軍人如此誤事要你二人何用叱令斬之司馬費詩慌急來告曰未曾出師先斬大將於軍不利可暫免其罪雲長怒氣不息喚武士各夾四十摘去先鋒印綬罰糜芳守江陵傅

士仁守公安雲長痛責之曰吾不看費司馬
面上立斬於市以正軍法汝這兩夥頭且暫
寄項上吾得勝回來之時汝若稍有差池二
罪俱罰決不饒恕二人滿面羞慙喏喏而去
雲長便令廖化作先鋒關平爲副將自總中
軍馬良伊籍爲參謀一同征遼其餘留在荆
州比及大軍將行之際當日祭帥字旗關公
假寢於帳中忽見一猪其大如牛渾身黑色
奔入帳中逕咬雲長足雲長大怒急起拔劍

斬之聲如裂帛雲長驚覺乃是南柯一夢帳
下走卒來報午時雲長左足隱隱疼痛心中
大疑喚子關平至言曰吾纔夢一黑猪咬吾
左足覺來隱隱疼痛吾今衰矣平對曰猪亦
有龍象龍附足乃升騰之兆又親不必疑忌
聚多官於帳中商議或言吉祥者或言不祥
者衆論不一雲長曰吾大丈夫年近六旬死
何憾焉正言間蜀使至拜雲長爲前將軍假
節鎮都督荆襄九郡事雲長受命訖衆官拜

曰此事是見猪龍之瑞也。因此坦然不疑，遂起兵奔襄陽大路。而來曹仁正在城中，忽一人報雲長自領兵來，仁大驚，欲堅守不出。副將翟元曰：「今魏王令將軍約束東吳，取荊州。今彼自來，是送死也。何故避之？」仁曰：「然便欲出兵。」參謀蒲寵諫曰：「吾素知雲長勇而有謀，未可輕敵。不如堅守，深爲上策。」驍將夏侯存曰：「汝是秀才之言，不曉破敵。豈不聞水來土掩，將來兵迎我軍，以逸待勞，何足懼之？」曹仁

不聽蒲寵之言，令寵守樊城，自領兵離襄陽來迎雲長。雲長知曹兵來，喚關平、廖化二將受計，領兵來迎。曹兵兩陣對圓，廖化出馬搦戰。翟元出迎二將，戰不多時，化詐敗撥馬便走。元追殺荊州兵退一十里。翟元乘勢追襲關平、廖化，分兵兩路夾攻。曹仁傳令夏侯存拒住關平，翟元拒住廖化。次日又來搦戰。夏侯存、翟元出戰，得勝，追殺二十餘里。忽聽得背後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曹仁急命前軍速

面兩兵急回背後關平廖化殺來曹兵大亂
曹仁中計先掣一軍飛奔襄陽離城數里前
面繡旗颭處一員大將勒馬橫刀攔住去路
乃是荊州關雲長也曹仁素知雲長謀勇膽
戰心驚不敢交鋒望襄陽斜路而走雲長不
趕夏侯存軍至雲長截住去路存大怒與雲
長交鋒只一合被雲長一刀斬於馬下翟元
便走被關平趕上斬之乘勢追殺曹兵大半
死於襄江之中曹仁退守樊城雲長得了襄

卷五

四十

陽賞軍撫民有隨行司馬王甫進曰今君侯
將軍一鼓而下襄陽曹兵雖然喪膽愚意論
之今東吳呂蒙屯兵陸口常有吞併荊州之
意倘若率兵逕取荊州如之奈何雲長曰吾
已在心汝可提調此事沿江上下或二十里
或三十里選高阜處置一烽火臺每用五十
軍守之倘吳兵渡江夜則明火晝則舉烟此
爲一時之號吾當親往擊之王甫又曰糜芳
傅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盡心竭力荊州必須

再得一人以總督之雲長曰吾差荊州治中
武陵人氏姓潘名濬此人總之有何慮焉甫
曰此人平生多忌而好利豈有臨政而不愛
利者乎可令前軍都督糧料官趙累代之趙
累爲人忠誠蕙直甚用此人萬無一失雲長
曰吾素知潘濬爲人既已差定何必改之趙
累見掌糧料亦是重事汝勿多疑只與吾築
烽火臺去王甫拜辭快快而行雲長令關平
拘收船隻渡襄江攻打樊城却說曹仁折了

三將退守樊城來見滿寵惶恐至甚仁曰不
聽公之言兵敗將亡矣却襄陽何計可復寵
曰雲長熊虎之將足智多謀不可輕敵只宜
堅守正言間人報雲長渡江而來攻打樊城
仁大驚寵諫曰只宜堅守堦下手將呂常曰
其乞兵數千願當來軍於襄江之內寵又諫
曰不可呂常大怒而言曰汝等文官之言
只宜堅守似此何能立功名於後世乎豈不
聞兵法云軍半渡可擊今雲長軍半渡江

何不擊之若軍臨城下將至壕邊深根固蒂
急難搖動矣常願領兵死戰仁即與兵五千
隨呂常出樊城而迎前面繡旗開處雲長橫
刀出馬呂常却欲來迎後面衆軍見雲長神
威凜凜不戰而走呂常喝止不住雲長混殺
一陣曹兵大敗馬步軍折其大半敗殘軍奔
入樊城曹仁急差人求救使命星夜至長安
將書呈上與魏王言雲長破了襄陽見圍樊
城其危至緊急望撥大將前來救援曹操指

班部內一人而言汝可領兵去解樊城之圍
其將應聲而出衆視之乃泰山鉅平人也姓
于名禁字文則禁曰某求一將作先鋒領兵
同去操又問曰誰敢作先鋒一人奮然出曰
某願施犬馬之勞生擒關將獻於麾下上報
武王寵遇之恩下救黎民倒懸之急操觀之
乃安南狃道人也姓龐名德字令明操大喜
而言曰關將軍威震華夏未逢對手今遇令
明真勍敵也加于禁爲征南將軍加龐德爲

征西都先鋒操曰孤深知伯寧良策過人故
留在彼然恐兵法未盡其奧妙吾與汝七軍
皆精練之士今汝調用于禁拜謝操與于禁
這七軍皆北方強壯之士衣甲鞍馬軍器嚴
整兩圓領軍將校一名將軍董衡一名部曲
董超各引頭目參拜于禁衡曰今將軍提七
枝重兵去解樊城之危期在必勝今用龐德
爲先鋒豈不惧大事也禁大驚忙問其故衡
曰龐德原是馬超手下部將不得已而降魏

故主在蜀輔佐劉備職居五虎上將况今龐
德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爲官今使他爲先鋒
而今大軍是潑油而救火也將軍啓奏魏王
當別易之禁聞此語遂連夜來奏曹操操自
省悟即喚龐德至壻下令納下先鋒印德大
驚曰某正欲與王出力擒捉關將以安華夏
王上何不用某操曰孤得卿數載所用並無
猜疑今日用卿聞得馬超見在西川汝兄龐
柔亦在西川俱佐劉備孤縱不疑奈衆口所

言因此不用龐德聞之免冠頓首流血請面
而告曰某自漢中投降王上咸感厚恩恨肝
胸塗地不能補報今疑於德也德昔在故鄉
時與兄同居嫂嫂不賢嫉妬於德德乘醉提
刀殺之兄龐柔恨入骨髓誓不相見以斷義
矣故主馬超有勇無謀不能下士故孤身入
川德感王大恩甚過百倍安敢萌異志而負
王上也惟願察之操自扶起龐德撫慰曰孤
素知卿忠義前言特以安衆人之言耳卿勿

忌憚可努力建功孤誓不敢負於卿矣忽拜
辭回家令匠者造一昇櫬次日請諸友赴席
列櫬於堂衆親友至見昇櫬於堂皆失驚問
曰將軍領兵出師何用此物德舉盃與衆之
曰吾受魏王恩重誓以死報今夫襄江焚城
開關將共決生死若不斬彼而回必當褻氣
歸國矣故先備昇櫬誓無空回之理皆墮淚
德把盃畢喚其妻李氏并男龐會德與妻子
曰吾義在效死今爲先鋒去戰關將吾不殺

關將關將必殺吾也我若被他所殺汝好生
看養吾兒有異相長大必與吾報讐雪恨也
妻子痛哭送別今昇視而行手下驍將五百
人問龐德曰將軍載視何意德曰汝衆人隨
我多年彼各知其心腹吾今以大事付汝汝
等休負吾心吾今去與關將決一死戰我若
被關將所殺汝等取我屍回我若殺了關將
汝等急取他屍吾當自取其首置於櫬內同
獻於魏王五百將皆昂然而告曰將軍有失

吾等捨頸血與將軍復讐也於是引軍前進
後將此言奏知曹操操大喜曰龐德有如此
之志孤何憂焉言訖大笑賈詡在側言曰王
上何喜也操曰吾喜龐德之壯哉詡曰王上
差矣血氣之勇去關關將他是赤身搏虎之
將俗云兩強而鬪必有一傷非安邊塞之良
策也操大悟急令人趕上龐德傳王旨戒曰
關某智勇雙全之將切不可用力鬪之可取
則取不可取則宜謹守不可怠忽龐德聽罷

只哂笑衆曰將軍何故哂笑乎德曰吾料此敵當挫關公三十年之聲價王上何故多慮三軍已發而有戒慎之言勿令闕其血氣之勇是弱於軍前也吾心中有吞關公之意豈死於等閑乎于禁曰魏王之言不可不從將軍自度之德奮然趨軍前至樊城耀武揚威鳴鑼擊鼓却說關公高坐於中軍帳上忽帳下有一人覆曰探知曹操差于禁爲將領七技兵到來前部先鋒龐德軍中搥一昇觀口

卷六

四六

出不遜之言誓與軍候決一死戰兵離城三十里之路矣關公聽言勃然變色美髯飄動大怒而言曰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盡皆縮頸而奔龐德堅子何敢來藐視吾也喚子關平一面攻打樊城吾自去斬此匹夫以雪其謗平諫曰父親守三十年之英風不可因一言之辱而棄太山之重與頑石共爭高下也辱子願代父去戰此人關公曰吾自戰以來未嘗不身先士卒龐德何等之人也焉敢辱吾

平曰兒聞世人有云螳螂之忿安當車轍况
隋侯之珠不可彈雀怒蝇拔劍徒費神威量
龐德鼠輩何勞父親自敵乎關公曰汝試一
往吾隨後便來接應關平出帳提刀上馬領
軍來迎龐德兩陣對圓魏營一面皂旗上書
南安龐德四箇白字旗下龐德青袍銀鎗鋼
刀白馬背後五百軍兵緊隨十數員小將肩
擡昇襯而出平大罵曰西羌小軍背主之賊
何敢辱吾龐德馬上問曰此何人也部下一

軍曰此關公義子關平也德大怒而叫曰吾
奉親王命來取汝父之首汝乃疥癩小兒吾
不殺汝快喚汝父來平大怒縱馬舞刀來取
龐德德橫刀來迎戰三十合不分勝負兩家
各歇有人報與關公關公大怒令廖化去攻
樊城自到軍中關平接着言說與龐德五百
軍共戰不分勝負關公自橫刀出馬叫曰關
將在此龐德何不早來受死鼓聲大震龐德
出馬而言曰吾奉天子詔魏王肯特來取汝

恐汝不信備昇觀在此汝若怕死早下馬受
降關公大罵曰量汝羌胡一匹夫可惜吾青
龍刀斬汝鼠賊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輪刀
來迎二將戰有百餘合精神倍長兩軍各看
得痴呆魏君恐龐德有失急令鳴金關平恐
父老亦鳴金二將各退軍龐德歸寨衆軍曰
人言關公英雄今日方信也正言問于禁至
相見畢禁曰聞將軍戰關公百合之上未得
便宜退軍避之德曰魏王命將軍爲大將何

其大弱也吾來日與他共決死生誓無退避
之意言訖鬚髮倒豎禁不阻而回却說關公
回寨與糜平曰龐德刀法慣熟真吾敵手也
平曰俗云初生之犢不懼於虎父親縱然斬
了此人只是羌胡一小卒耳倘有疎虞且以
伯父所托江山之重等閑輕如鴻毛也關公
喝平曰匹夫吾不殺此人何以雪恨吾意已
決再勿多言次日上馬引軍前進龐德亦引
兵來迎兩陣對圓二將齊出關公罵曰吾今

日與匹夫湏決勝負不可收軍言訖二將交
鋒鬪至五十餘合龐德攔回馬拖刀而走關
公背後趕來口中大叫鼠輩欲使拖刀計耶
吾豈懼哉原來龐德虛作拖刀計把刀就鞍
轡上掛住偷拽雕弓搭上箭這邊關平見父
追趕恐怕有失隨後也趕來關平眼垂見龐
德拽弓大叫賊將休放冷箭關公却擡頭看
時方欲響慶箭早到來關公躲閃不及正中
左臂恰待落馬關平馬到扶住送父回營龐
德勒回馬輪刀趕來未知關公性命如何
關雲長水滸七軍

却說龐德射中關公左臂關平救回德隨後
趕來忽聽得本營鑼聲大震德恐後軍有失
急勒回馬來乃是于禁見龐德取勝恐德成
了大功喊禁威風却鳴金收軍龐德急回營
問之于禁曰魏王有戒關公智勇雙全他雖
中將軍一箭我恐有詐故鳴金收軍德曰若
不收軍吾已斬了此人也禁曰緊行無好步

當緩圖之德不識于禁之意懊悔不已收軍
下寨却說關公歸營拔了箭幸得箭不深用
金瘡藥傅之關公痛恨龐德與衆將曰誓報
一箭之讐衆告曰未可輕敵且將息片時次
日人報龐德引軍搦戰關公就要出戰衆將
苦苦勸住龐德令小軍毀罵關平全然不理
自把住隘口多撥人馬當住小路又傳令衆
將休報知父親龐德領兵搦戰十餘日見無
人出迎請于禁商議德曰眼見此人箭瘡舉

發不能動止搦戰不出如何成功不若統七
軍一擁殺入寨中可救樊城之圍禁恐龐德
成功只把魏王戒旨相推不肯動兵龐德累
要動兵于禁不允後移七軍轉過山口離樊
城北十里依山下寨禁領兵斷截大路今德
屯兵於谷後使德不能進兵成功却說關平
見父箭瘡已合甚是喜悅忽聽得于禁移七
軍於樊城之北十里下寨未知其謀即報與
父關公遂上馬引數騎高阜處望之見樊城

城上旗號不整軍士慌亂又見城北十里山谷之內屯軍襄江白河水勢甚急看畢地勢却喚鄉道官問曰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荅曰魯口川也關公大喜曰于禁被吾禽矣將士問曰將軍何以知之關公曰魚入魯口豈得走乎諸將未信公回本寨時值八月秋天驟雨數日公令人預備船筏收拾水具關平問曰陸地相持而用水具如之何也公曰非汝知也兵法云必勝者有五一日度二

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度者度地之遠近險易廣狹之形而安營布陣也量者酌量彼我之強也數者知用機變之數也稱者稱較彼我之勝負也勝者知此五者乃必勝之道也今于禁率七軍當屯於廣易之地而却聚於魯口川險隘之處方今秋雨連綿數日襄江之水必然泛漲吾已差人堰住各處水口吾待水發時乘高就船放水一淹樊城魯口川之兵皆爲魚鱉矣關平拜曰父親神

機妙策辱子豈能知也却說魏軍屯於曹口
川連日大雨不止有督將成何來見于禁曰
今大軍屯於川口地勢甚低雖有土山離營
稍遠即今秋雨連綿軍士艱辛近有人報說
荆川兵遺於高阜處又於漢水口預備戰筏
倘江水泛漲將軍安能逃乎禁喝曰匹夫惑
吾軍心耶再有出此言者斬之成何羞慙而
而退却來見龐德具說此事德曰汝所見者
甚當于將軍不肯移兵吾自移兵屯於他處

成何曰明日可作一區處是夜風雨大作龐
德坐於帳上只聽得萬馬爭奔征鼓震地德
大驚急出帳上馬看時四面八方大水驟至
七軍亂竄隨波逐浪者不計其數于禁龐德
與諸將各在小山避水山脚漂流莫不喪命
平地水深丈餘比及天明關公及衆將皆搖
旗鼓噪乘大船而來于禁見四下無路左右
止有五六千人料不能逃口稱願降關公今
盡去衣甲拘收入船然後來取龐德等董超

成何其五百人尚無百十立在堤上應德全
無懼怯奮然前來接戰關公將船四面圍定
今軍一齊放箭射死魏兵大半董衡董超見
勢已危乃告龐德曰軍士折傷大半四下無
路不如投降以免其難龐德大怒曰吾受魏
王恩重豈肯屈節於人言訖親斬董衡董超
於前乃厲聲而言曰再說降者斬即拈弓搭
箭望關公船上射之數箇軍中箭而死自平
明戰至日中勇力倍增關公催四面急攻矢

卷五

五三

石如雨德令軍士用短兵戰之德回顧成何
曰吾聞將不怯死以苟免壯士不毀節以求
生今日我死日也汝可努力死戰成何依令
向前死戰被關公一箭射落於水衆軍皆降
止有龐德一人力戰正遇荊州數百軍駕小
舟近隄來捉龐德德提短力飛身一躍早上
小船立殺數人被降軍五百人皆上船忙使
短棹欲奔樊城來上流頭一將撐一大船而
至將小船撞翻龐德并軍士皆落於水中船

上將跳下水中生擒龐德上船軍士沉水而死衆視之擒龐德者乃關公手將周倉也倉素知水性又在荊州住了數年愈加慣熟又兼力大因此擒了龐德于禁所領七軍皆死於水中其會水者亦無去路其投降者不下萬餘關公將七軍淹死大半降者萬餘擒了首將回到高阜去處陞帳而坐群刀手押過于禁來禁拜伏於地乞哀請命關公曰汝怎敢抗吾禁曰上命差遣身不由已乞君候憐

惻誓以死報公綽鬚笑曰吾殺汝猶狗彘耳枉污刀釜也令人解赴荊州大牢內監候待吾回別作區處發落去訖關公又令押過龐德來到龐德睜眉怒目立而不跪關公曰汝兄見在漢中故主馬超亦事吾兄爲將吾欲招汝爲將佐何不早降被吾擒之德大罵曰豎子何謂降也吾魏王有帶甲數百萬威震天下劉備乃庸才耳吾豈肯降汝寧死於刀下安降無名之將耶罵不絕口公大怒喝令

刀釜手推出斬之德舒頸受刑公憐而葬之
關公斬了龐德乘水勢未退復上戰船引大
小將校來攻樊城却說樊城周圍白浪滔天
水勢益盛城垣漸漸浸塌男女擔土搬磚填
塞不住曹仁諸將無不喪膽慌忙來告曹仁
曰今日之危非力可及趁著關公軍圍未合
可乘舟夜走雖然失城尚可全身仁從其言
欲備船隻要走一人慌來諫曰不可不可衆
視之乃請諸仁曰城將破矣安能久守乎寵

曰山水驟至豈能長存不旬日自退矣關公
雖來攻城已遠別將在外下自許以南百姓
擾擾關公所以不敢輕進乃慮吾軍襲其後
也今若棄城而去洪河以南非國家之有矣
願諸將耐守此城以爲國家之保障仁拱手
稱謝曰非伯寧之教則誤大事也仁騎白馬
上城聚衆將發誓曰吾受國家厚恩委守此
城但有言棄城而去者白馬爲例言訖斬白
馬於水中諸將皆曰某等願以死據守仁大

喜就城上設弓弩數百軍士晝夜防護不敢
怠意老幼居民擔土石填塞城垣旬日之內
水勢漸退關公自擒于禁等魏將咸震天下
無不驚駭忽次子關興前來寨內省親公就
令興賞諸官立功文書赴成都見漢中王各
各求陞遷興拜辭父親逕投城都去訖却說
關公分兵一半直抵郊下公自領兵四面攻
打樊城當日關公自到此門立馬揚鞭指而
問曰汝等鼠輩不來早降更待何時如打破

城池寸草不留正言間曹仁在敵樓上見關
公在麾蓋之下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綠袍
傍若無人欲催士卒打城仁急招五百弓弩
手望麾蓋下一齊射之公急勒回馬時右臂
上中一弩箭翻身落馬曹仁見關公落馬即
引兵衝出城來被關平一陣殺回救父歸寨
拔出藥箭血流不息右臂青腫不能動止關
平慌與衆將商議曰父親若損此臂安能出
敵不如暫回荊州調理司馬王甫曰君言正

合吾意甫與平入帳見關公坐於帳上全無
疼痛之意公問曰汝等來有何事甫告曰其
等因見君侯右臂損傷恐臨敵致怒衝突不
便衆議可暫班師回荊州調理公怒曰吾取
樊城只在目下取了樊城拔去後患却長驅
大進逕到許都勦滅操賊以安漢室吾之願
也豈可因小瘡而誤大事汝等敢慢吾軍心
耶王甫等羞慙而退公叱退衆將終是臂疼
衆將見公不肯退兵瘡又不痊只得四方問

訪名醫忽一日有一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
直至寨中小校引見關平平視自言姓名乃
沛國譙郡人也姓華名陀字元化聞知君侯
天下大義之士今中毒箭特來醫治平曰莫
非昔日醫藥吳周泰者乎陀曰然平大喜請
衆謀士相見引入中軍此時關公本是臂疼
恐慢衆士無可消遣正與馬良奕棋平引陀
入帳拜見父兄檀越賜坐茶罷陀請臂刃之
公袒下衣袍伸臂令陀看視陀曰此乃弩箭

所傷其中有烏頭之藥直透入骨若不早治
此臂則無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陀曰只恐
君侯懼耳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懼哉陀
曰當於靜處立一標柱上釘大鐶請君侯將
臂穿於鐶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蒙其首吾
用尖利之器割開皮口直至於骨割去其毒
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自然無事但恐君侯
懼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生鐶令設酒席
相待公飲數盃酒畢一面與馬良奕棋伸臂

令陀割之陀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
盆於臂下接血陀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公
曰汝割吾豈比世間之俗子耶任汝醫治陀
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只青陀用刀
割之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口失色公飲
酒食肉談笑奕棋須臾流血盈盆陀刮盡其
毒敷上藥以線縫之公大笑而與多官曰此
臂舒如故並無痛矣陀曰某爲醫一生未
嘗見此君侯真乃天神也

詩 刮骨便能除箭毒 金針玉刃若通神

曰 華陀妙手高天下 疑是當時秦越人

關公箭瘡治畢欣然而笑設席飲酒華陀曰
君侯貴恙必須愛護切勿怒氣觸之不過百
日平復如舊公以金百兩酬之陀曰某爲君
侯乃天下之義士特來醫治何須賜金陀堅
辭不受留藥一貼以敷瘡口作辭而去却說
關公擒了于禁斬了龐德威名大震華夏皆
驚連絡不絕報到許都曹操大驚聚文武商

議曰孤素知關公智勇蓋世今據荊襄如虎
生翼况新擒了于禁斬了龐德魏兵銳氣墮
矣倘關公率兵一至許都如之奈何孤欲遷
都以免之班中一人厲聲而諫曰不可衆視
之乃司馬懿也進言曰于禁等初水所淹非
戰故也於國家大計未必有損今劉備孫權
外親內疎關將得志孫權必不喜可遣使去
東吳陳說利害令權暗暗起兵躡關將之後
許割江南之地以封孫權則樊城之圍自解

言未盡一人出曰仲達之言正是金玉之論望王上可遣使命往東吳約會便了何必遷都以動衆耶操視之乃蔣濟也與司馬懿皆爲丞相府主簿操依允遂不遷都操忽想起龐德之忠淚流滿面而言曰孤知于禁三十年何其臨危返不如龐德也司馬懿蔣濟勸曰王上少慮可遣使行操曰須遣使命去會東吳目今必得一員大將以當關公之銳言未畢階下應聲一將而出曰某願一往操視

之乃徐晃也操大喜遂發精兵五萬令徐晃爲將呂建副之克日起兵前到陽陵坡住扎看東南有應然後大舉却說曹操遣使來到東吳見了吳侯許都江東荆襄以爲封爵望早進兵以襲關將之後而取荊州孫權依允即修書令使回乃聚文武商議張昭曰近聞關公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操欲遷都以避其銳今樊城危急故遣使來救事定之後反覆矣權未及發言忽報呂蒙乘小舟離陸

口私自回來有面稟之事權召入問之蒙告
曰今關公提兵在襄樊妄自尊大以爲天下
無敵某因彼遠出欲取荊州若得荊州則關
公可擒矣况關公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
不定不可以心腹待也某今取之必得也今
若不取後必是江東之大患願主公可察之
權曰孤欲北取徐州若何蒙曰今操遠在河
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上守兵
聞不足言往可自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

不利水戰縱然一鼓而得亦用軍七八萬守
之猶未可保不如先取荊州全據長江別作
良圖此爲上策權曰孤欲取荊州特以試卿
耳子明遠與孤面之孤當徐後便起兵也蒙
曰今今來使回報曹操呂蒙使辭了孫權回
於陸口哨到江邊一帶上下或二十里或三
十里沿江高阜處有烽火臺又聞荊州兵整
肅預有準備蒙大驚遂回陸口詐病不出使
人回報吳侯權見事不諧呂蒙患病心中憂

快不寔忽一人進言曰呂子明非真病必然
詐也權視之乃陸遜也吳侯曰汝既知其詐
可往視之陸遜領命星夜至陸口寨中來見
呂蒙果面無病色遜曰某奉吳侯命令敬探
子明貴恙蒙曰某病軀有失迎待遜曰昔日
吳侯以重任付公公棄時而不動空懷齎結
何也蒙視陸遜良久不語遜又曰愚有小方
能治將軍沉痾之疾未審聽納否蒙慌起身
屏退左右而問曰伯言良方乞早教之遜曰

卷五

六

子明之志則大矣子明之疑甚盛乎某雖年
幼見識淺短昨知將軍之來深有意於荊州
矣今推病不出必疑荊州兵整肅沿江有烽
火臺之警乎予有一計成就將軍之謀今沿
江守吏不能舉火荊州之兵束手歸降可乎
蒙大驚而謝曰伯言之語誠某心腹之論也
安敢隱匿誠如是然請伯言教之陸遜曰關
公倚恃英雄自料無敵必敗於人兵法云欺
敵者必亡所慮惟將軍也將軍乘此機會托

疾辭職以陸口與他人卑辭讚美關公以驕其心則盡徹荊州之兵以何樊城若荊州無備用一旅之師過江用詐計而行則荊州在於掌握之間矣蒙聽畢大喜而言曰真乃吳主之福也幸得伯言爲輔右江東無憂矣由是呂蒙托病不起同遜還建業來見吳侯孫權問蒙曰公體若何蒙曰其實無病乃還兵之計關公所慮者蒙也蒙今辭職另差人去守隘口關公無復提備矣使其不備於中取

事無有不克權曰卿今離陸口誰可代此職蒙曰遍觀諸將中非此人不可代任畢竟是誰

呂子明智取荊州

却說吳侯與呂蒙曰陸口之職昔日周瑜保魯肅肅後保卿今卿須保才德兼全者可也蒙曰陸遜有王佐之才堪任此職別無高明遠見之臣也若用此人守之外觀其動靜內察其形便荊州可取無疑矣此人內藏詭畧

不露於外若論名譽重者關公必有提防荆
州豈能取也權大喜即日拜陸遜爲偏將軍
右都督代蒙守陸口遜拜謝曰某乃年幼無
學荷蒙大任恐負所托權曰子明保卿必不
差錯卿毋得推辭遜拜謝了印綬連夜往陸
口來交割馬步水三軍已畢遜修書一封具
名馬一疋異錦兩段酒禮等物遣使賁到樊
城來見關公公正坐中軍帳上將息箭燈按
兵不動忽一人報說江東陸口守將呂蒙病

危孫權取回調理近拜陸遜爲將代呂蒙執
事今遜差人來書禮拜見君侯關公指來使
而言曰孫權見識淺短何用孺子爲將也我
荆州有泰山之安吾復何憂來使復於地上
戰栗而言曰淫將軍特呈書備禮一來與君
侯作賀二來兩家和好幸乞笑留公折書覽
畢仰面大笑今左右收了禮物管待來使使
回見陸遜曰關公欣喜無復憂江東之意也
遜大喜遂遣人探得關公果然微荆州大半

兵赴樊城聽調以待箭瘡痊可便欲進兵遷
察知備細即差人星夜報吳侯孫權召呂蒙
曰今關公果徹荊州之兵攻取樊城卿可設
計卿與吾弟孫皓同引大兵左右都督去取
荊州蒙曰主公若以某有能可當獨用若以
征虜將軍有能便請獨任豈不聞昔日周瑜
程普爲左右都督共破江陵雖是決於周瑜
晉自恃久與國家爲將因此不睦幾敗國事
此目前之戒也願主公思之孫權大悟遂拜

卷五

六五

呂蒙爲大都督總制江東諸路軍馬令孫皓
右後接應糧草蒙拜謝點兵三萬快船八十
餘隻會水者皆穿白衣扮作商人卦將精兵
於艤艫船中次調韓當將欽朱然潘璋周
盛丁奉等七員大將相繼而進其餘皆
候爲合後救應調遣已畢蒙奏吳侯當
去往許都令曹操進兵以襲其後使
却說呂蒙預先傳報陸遜後發白
船十餘隻往潯陽江去晝夜趲行

直抵北岸江邊烽火臺上守將軍問之吳人
答曰我等皆是客商江中阻風到此一避蜀
軍從之數人上岸交送財物因此客泊在江
邊約至二更艤艫中精兵齊出將烽火臺上
官軍縛倒一箇暗號起八十餘船精兵俱出
將緊要去處墩臺之軍捉於船中不傷一人
長驅大進還取荊州無人知覺

詩

養子當知孫仲謀

呂蒙談笑更封侯

曰

白衣搖櫓真奇計

一舉荆襄取次休

六六

呂蒙在船上時沿江墩臺所獲官軍以厚恩
結之將自己衣食賜與諸官因此感恩無怨
却說呂蒙召諸官問之曰取荊州之計何如
答曰某等感將軍不殺之恩願獻荊州以報
盛德蒙曰何以得之隆官言曰某等皆在城
下虜報聲息聽開城門縱火為號唾手可得
蒙大喜重加賞賜就令引領比及半夜到城
下叫門門吏認得是荊州之兵開了城門一
陣火起兵齊入襲了荊州呂蒙便差百餘騎

賞榜文於各處張掛如有妄殺一人者夷其三族妄取人家財物者按軍法治之秋毫無犯次日天明家家香火迎接蒙傳示曰但有原任官員吏典並還舊職却將關公家屬男與別宅恩養是日大雨蒙上馬引數騎點看四門忽見一人取民間箬笠以蓋鎧甲蒙喝左右執來問之乃鄉人也蒙曰吾平生不殺同鄉同姓之人號令已出使衆軍不許妄取民間一物汝今既犯雖是同鄉吾往日之盟

私也今日之令公也安敢以私已之盟而亂公法也叱左右推出斬之其人泣而告曰某恐雨濕官鎧故取遮蓋非爲私用乞將軍念故鄉以憐之蒙亦泣曰吾固知汝覆官鎧終是不應取民間之財物也再有何說速推下斬之仍梟首示衆蒙痛哭葬之荊州居民皆感其德軍中震慄路不拾遺呂蒙安民已畢忽報吳侯至蒙出郭迎接入衙權復請潘濬爲治中掌荊州事監內取于禁出安民賞軍設

宴慶賀權與呂蒙陸遜商議曰獨有公安傳
上仁南郡糜芳此二處如何收復言未畢忽
一人出曰不須張弓隻箭憑某三寸不爛之
舌說公安傳士仁來降可乎衆視之是虞翻
權曰以何良策可使傳士仁歸降也翻曰某
自幼與仁契交若以利害說之彼必歸矣權
就令虞翻領五百軍奔公安却說傳士仁聽
知荆州有失望見城頭塵起急令閉了城門
堅守不出虞翻見城門緊閉遂寫書拴於箭

上射入城中軍士拾得來見傳士仁傳士仁
暗裏想起關公去日恨說之意不如早降即
令大開城門請虞翻入城二人札畢各訴舊
情翻告說其候寬洪大量礼賢下士仁大喜
即日同虞翻領印綬來降吳侯孫權大喜仍
令去守公安呂蒙密與權曰目今關公未獲
久必有變只可重賞而使招糜芳歸降深爲
上策權召傳士仁曰南郡糜芳與卿交厚卿
可招來歸降孤自當封爵超越於舊也傳士

仁慨然許諾遂引十餘騎逕投南郡招安糜
芳糜芳聽得荊州有失正無計可施忽報公
安守將傅士仁至芳忙接入城問其事故仁
曰吾非不忠勢危力困不能支持我今已降
吳侯芳曰吾等累受漢中王厚恩安忍背之
仁曰關公去日痛恨吾二人倘一日得勝而
回必無輕恕也公細察之芳曰吾弟兄久事
漢中王實難背之正猶豫之間忽報關公使
至接入廳上使曰軍士缺糧特來南郡公安

二處取白米十萬石今二將軍星夜解去軍
前交割連候一日杖四十二日杖八十三日
立斬芳大驚回顧傅士仁曰今荊州已被東
吳所取此糧怎得過去仁大怒拔劍斬使於
階下芳大驚曰公如何斬之仁曰關公此意
正要斬我二人安可束手就死也公今日不
如早降東吳以圖生計如不早降必被關公
所殺矣願公察之芳只得投降正說間忽報
呂蒙引兵圍了城池芳大驚急同傅士仁出

城投降蒙大喜引見吳侯孫權重賞二人撫
民勞軍南郡居民無不忻悅却說曹操坐於
殿上忽報吳使至操召入使呈書操視乃是
令操來攻閔將切勿泄漏使閔將有備也操
聚文武商議忽一人出曰王上若聽孫權勒
兵不救樊城危矣操視之乃是董昭言曰行
軍之法各有所長勿秘之今樊城困之至急
引頭盼望救軍若聽孫權秘之不發樊城早
晚危矣樊城一失則荊州之勢愈大矣安可

圖之不如今人將書射入樊城今曾子孝不
生他意以寬軍心使閔公知之必待兩端前
後不能相顧恐家有失必速退兵却今徐晃
那時掩殺可獲全功若秘兵不發使孫權得
志此非上策也操大喜先差人催徐晃急戰
自引大兵逕往雒陽之南陽陵坡住扎以救
曹仁却說徐晃正坐於中軍帳上忽報魏王
使至晃接入問之使曰今魏王引兵已過雒
陽今將軍急戰閔公以解樊城之困言未畢

忽一人報說關平屯兵在偃城廖化屯兵在四冢前後一十二箇寨柵連絡不絕晃聽得這消息即差副將徐商呂建假執徐晃旗號徐晃自引精兵五百循沔水去襲偃城之後且說關平聽徐晃自引兵至遂引本部三千精兵迎敵兩陣對圓鼓角震天關平出馬與徐商交鋒只三合商大敗而走呂建出戰五六合敗走平乘勢追殺二十餘里蜀軍忽報城中火起平急勒兵回救偃城正遇一彪軍擺開徐晃立馬在大旗下高叫曰關平賢姪好不知死汝荊州已被東吳奪了猶然在此狂爲平大怒縱馬輪刀直取徐晃戰到三合間三軍喊叫偃城火起平不敢戀戰殺條大路逕奔四冢寨來廖化接着化曰人言荊州已被呂家襲了軍心驚慌如之奈何平曰軍士再言者斬之忽流星馬到報說正北第一屯被徐晃領兵攻打平曰若第一屯有失諸營豈得安耶此間皆靠沔水必然賊兵不敢

到此吾與汝去救此屯廖化喚手將曰汝等
堅守營寨如有賊到便急舉火守將曰四冢
寨鹿角十重雖飛鳥亦不能入何慮賊兵能
入於是關平廖化盡起四冢寨精兵奔至第
一營駐扎平看見魏兵屯於淺與之上遂與
廖化曰徐晃屯兵不得地利今夜可引兵劫
寨化曰將軍分兵一半其當謹守是夜關平
引一枝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
速退時左邊徐商右邊呂建兩下夾攻一陣

平敗奔原營四面皆是魏兵平同廖化支持
不住棄了第一屯逕投四冢寨來早望見寨
中火起急到寨前皆是魏兵旗號關平等退
兵忙奔樊城大路而走前面一軍攔住為首
大將乃徐晃也蜀兵大驚平化二人奮力死
戰奪路而走回到大寨來見關公曰今徐晃
奪了峽城等處又兼曹操自引大軍分十三
路來救樊城多有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
公大喝曰此乃疑兵之計不可聽也呂蒙病

危孺子陸遜代之不足爲慮言未畢忽報徐
晃兵至公令備馬平諫曰父體未痊不可與
敵公怒曰徐晃與吾故舊深知彼能若彼不
退吾先斬之以警魏將汝勿犯我左右謀士
皆勸不定公遂披掛提刀上馬奮然而出魏
軍見之無不驚懼公勒馬問曰徐公明安在
魏軍門旗颺處徐晃出馬背後十員驍將鴈
翅擺在兩邊晃次身而言曰自別君侯倏忽
數載不想君侯鬚髮蒼白憶昔壯年相從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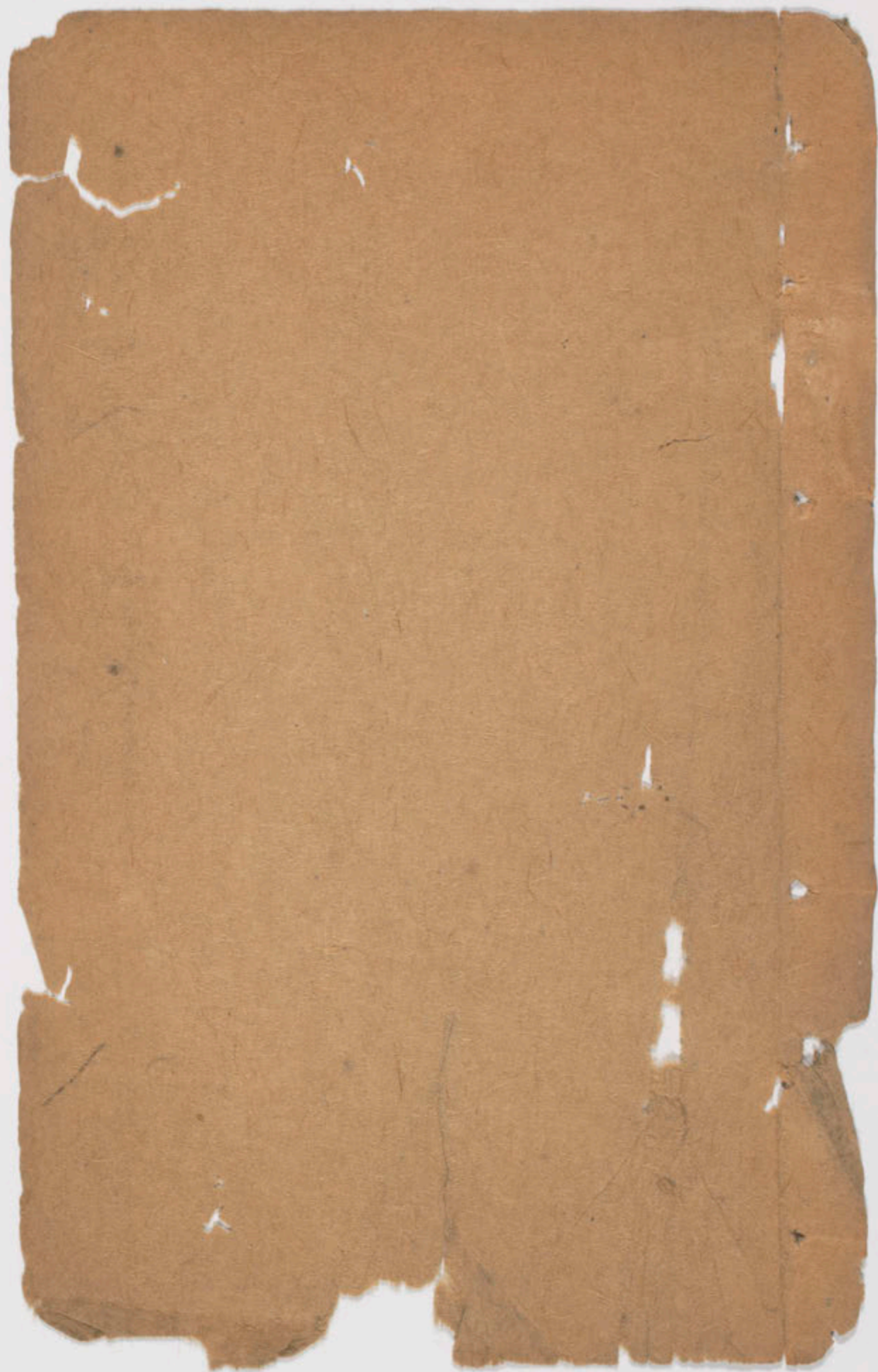
蒙教誨感謝不忘矣君侯英風震於華夏天
下之士莫不嘆服今幸得一見不勝忻喜也
公曰吾與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何故數
窘於吾晃耶晃聽畢綽兵器在手回顧衆將
厲聲大叫曰若取得關公首級者重賞千金
公驚而言曰公明何出此言也晃曰此國家
之事非某之私言訖揮大鎗直取關公公大
怒亦揮刀迎之戰八十餘合公雖武藝高強
終是右臂少力關平火急鳴金公撥馬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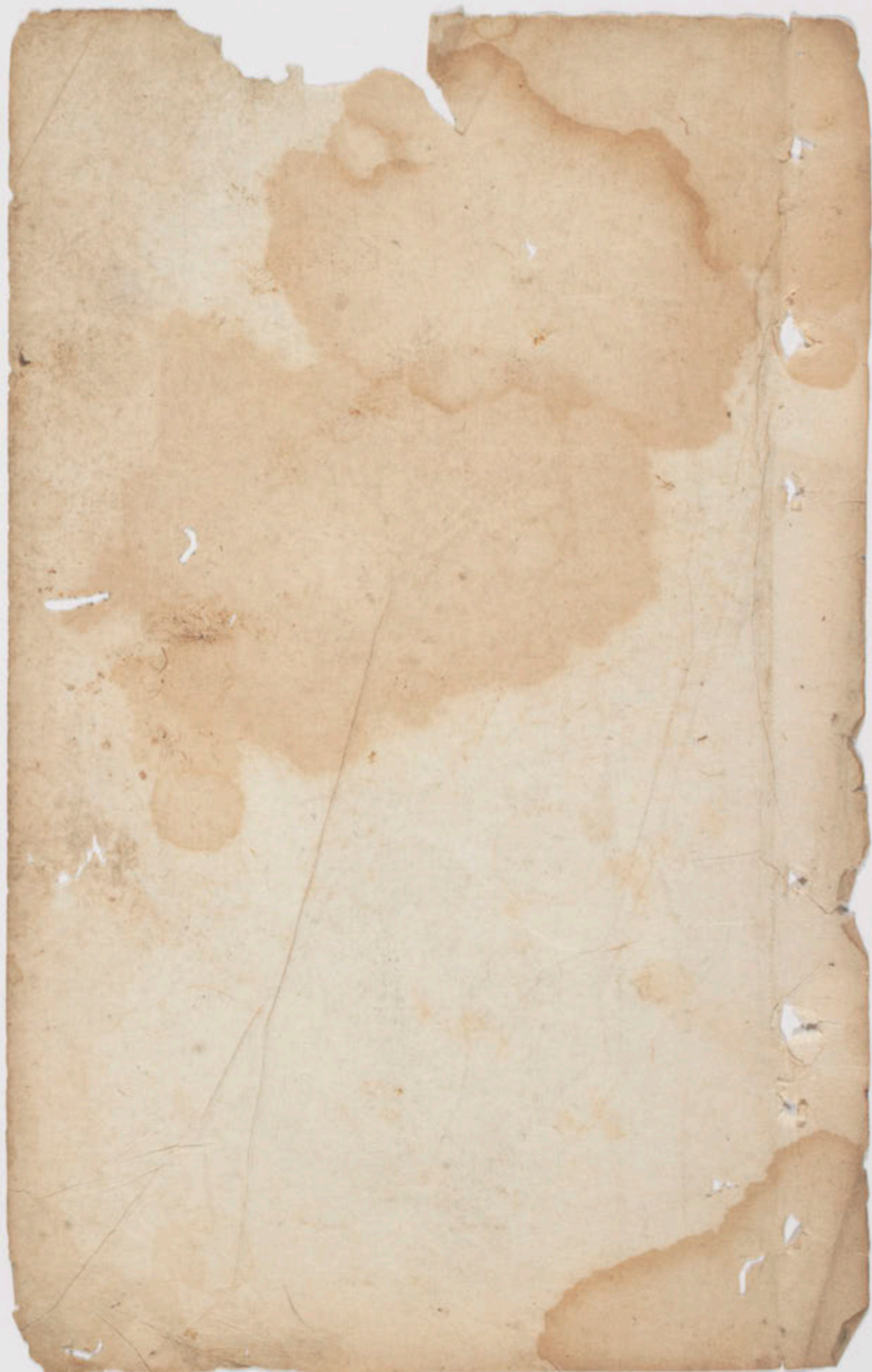
四下裏喊聲大震乃是樊城曹仁見魏王救
兵至急引軍殺出城與徐晃會合兩下夾攻
荊州軍大亂關公上馬引衆將急奔襄江上
流頭呂常引兵殺來背後魏兵追至亦有死
於水中者公急渡過襄江來奔襄陽忽流星
馬報到說荊州已被呂蒙所襲家眷被虜公
不敢奔襄陽提兵却投公安來探馬又報公
安傅士仁已降東吳了也公罵猶未忌催糧
使到報說公安傅士仁往南郡殺了使命招

糜芳都降東吳了公聞言怒氣冲塞瘡口迸
開昏絕於地衆將救醒公告司馬王甫曰悔
不聽足下之言今果遭此事也沿江上下何
不舉火有知者荅曰呂蒙將水兵盡穿白衣
扮作客商撐船精兵服於艤艫之中先擒了
守臺士卒因此不得舉火公跌足嘆曰吾中
堅子之謀矣有何面目而見兄長耶都督趙
雲曰主公事急矣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
一面從旱路去取荊州關公遂差馬良伊籍

爲使質文三道星夜赴成都求救一面引兵
來取荊州未知何如

十五卷終





新鐫通俗演義三國傳覽卷之十六

夷白堂板

關雲長夜走麥城

却說曹仁得脫圍。撫民賞軍。聚集多官商議。便欲起兵追趕關公。司馬趙儼諫曰。昔日孫權與關公結連。恐我軍乘其困而擊之。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關公兵敗。孤軍慌走。尚可存之。以爲孫權之害。公若追之。未能便得。則孫權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也。公熟思之。仁依諫。不追。引衆將來見魏王。

泣拜請罪。操曰。此乃天數。非汝等失律喪師之罪也。今尋龐德屍首。親自拜祭。用棺槨載往鄴。群下地葬之。操重賞三軍。到四冢寨。遍觀徐晃所戰之地。操問曰。荊州之兵圍斬鹿角十重。徐晃深入其中。全獲其功。孤用兵三十餘年。不能及爾。嘗聞古人善用兵者。未有長驅逕入敵圍者也。且樊城之危。過甘。耶墨。徐晃之功。踰於孫武。穰苴。甚矣。衆皆嘆服。操班師還於摩陂。駐扎。忽報徐晃兵至。操引數員。

文武官將出寨迎接見徐晃軍士皆安隊伍而行一動一靜並無差亂操大悅而贊曰徐將軍真有周亞夫之風矣同至摩坡設宴大會文武慶賀賞犒三軍操自舉杯勸徐晃曰全襄陽樊城者乃將軍之功也諸將誰能及將軍哉晃拜謝曰敵人未滅安得言功乞再引兵前去以擒關公庶可以報答主上知遇之恩耳操大喜當日會散即封徐晃為平南將軍令晃引軍來襲關羽又命夏侯尚同守

襄陽以遏關公之師二將辭去操因荊州未定就扎兵於摩坡以候消息却說關公在荊州路上進退不得與都督趙雲曰目今前有吳兵後有魏兵吾在其中救軍不至如之奈何雲曰昔日呂蒙在陸口時常致書王公以結同盟共誅操賊今却與操結盟是替盟也君侯暫駐軍於此可差人賁文與呂蒙看彼如何對答關公聽其言遂修書差使赴荊州來却說呂蒙在荊州傳下號令荊州諸郡但

隨關公出征將士之家不許吳兵攪擾按月給糧依例應付如有患病者遣醫治療多官遵今時時給與並無缺少將士之家感其恩惠安堵不動忽報關公使至呂蒙出廓迎接並馬入城荊州之人聞知使至填街塞巷盡來觀看無不喜悅使至廳上蒙以賓禮待之使呈書於蒙蒙看畢而言曰呂蒙昔日曾與關將軍結好今日之事乃國家所差非蒙之罪也煩使者回報將軍善言致意遂設宴

待以金帛贈之其將士之家皆來問信有連名書信者有口傳音信者皆言家門無恙衣食不缺使命宴飲二日蒙親送出城回到寨中見了關公公問之使告曰呂蒙不允言非蒙之事乃國家之命豈蒙之本心也荊州城中君侯寶眷并諸將家家無恙供結不少不必憂念公大怒曰此乃呂蒙之計也吾生不能殺此賊死務殺之以雪吾恨喝退使命衆將皆來問信使命如前所說衆將欣喜皆無

戰心。關公率兵來取荊州。軍行之次。人報將士逃回荊州者多。公加恨。呂蒙遂催軍前進。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馬首。大將乃蔣欽也。欽勒馬挺鎗大呌曰：「關公何不早降耶？」公大罵曰：「吾乃漢將。豈降賊乎？」言訖拍馬舞刀直取蔣欽。不三合。欽大敗而走。公提兵追殺二十餘里。喊聲響。左邊山谷中一彪軍出爲首。大將乃是韓當。衝殺一陣。右邊山谷中喊聲又起。一彪軍出爲首。大將乃是周泰。三

卷之

軍併合來戰。關公公知深入重地。急徵軍回。走行無數里。南山岡上白旗招颺。上寫「荊州土人衆」曰：「本處人投降關公。大怒欲上岡殺之。」山嶺內兩軍撞出。左邊大將乃是丁奉。右邊大將乃是徐盛。五路軍馬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將關公困在垓心。手下將士漸漸消疎。比及天色黃昏。關公遙望四山之上皆是荊州土兵也。呼兄喚弟。覓子尋爺。喊聲不住。軍心盡變。皆應聲而去。關公轉怒止遏不住。

即從止有三百餘人。當夜三更。正東上喊聲連天。乃是關平廖化分兩路兵殺入重圍。救出關公。四面招呼。荆州之兵同回。等語。不曾斷絕。此是呂蒙之計。

詩

關公義勇孰能籌

難出東吳呂陸謀

曰

不識勢窮人散盡

單刀猶自復荆州

關平救出父親。脫了重圍。平告曰。軍心亂矣。必得城池暫且屯駐。以待援兵。關公從之。催軍兵前至麥城。公曰。此城雖小。足以屯軍。

卷六

五

遂入城。分兵緊守其四門。公聚將士商議。平曰。此近上庸。劉封孟達把守。可速差人求救。爲上。若得這枝軍馬接濟。始待川兵來救。軍心自安矣。正議間。忽報城下吳兵四面圍定。水洩不通。公親登城觀之。見吳兵八面分布。整整齊齊。人馬雄壯。公問曰。誰敢復往上庸求救於劉封乎。廖化應聲而出曰。某願往之。公曰。但恐不得透其重圍耳。化曰。誓死不歸。何所不至。公即修書付化。藏於身中。飽食上。

馬開門出城正遇吳將丁奉截住被關平衝殺一陣奉大敗廖化乘勢殺出重圍投上庸去訖關平入城堅守不出且說劉封孟達自取上庸有太守申耽率衆歸降因此漢中王加劉封爲副將軍今孟達同守上庸探知關公兵敗二人正議間忽報廖化至今請入問之化曰關公兵敗至急見困於麥城八面皆是吳兵圍遶水洩不通望二將軍速起上庸之兵以救其危倘若延遲公必陷矣封曰將

軍且歇容某計議化歇訖封與孟達曰今叔父被困如之奈何達曰近聞東吳精兵三十萬俱在荊州九郡已屬於吳也止有麥城乃彈丸之地又聞曹操親督大軍四五十萬縱橫江漢勢若泰山量我等山城之兵以敵兩家之強兵正如驅羊而入虎窟耳封曰吾亦知之奈關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視而不救乎達笑曰公以彼爲叔彼以公爲草芥耳昔者漢中王登位之時欲立後嗣問於孔明孔

明日此家事也。須問關張可矣。王遂致書遣人往荊州問於關公。彼勃然曰：立嫡不立庶，古之常理。又何必問於我乎？封乃螟蛉之子，使住山城之遠，免遺禍於親骨肉也。以此觀安得不以公爲草芥乎？天下皆知公何隱耶？封曰：君言雖是，將何却之？達曰：但言山城初附，民心未定，不敢造次興兵，恐失所守。封然之。次日請廖化至，言此山城初附之所未能救解，化大驚，以頭叩地曰：若如此，則關公喪

卷六

十

矣。封曰：一盃之水，安能救一車薪之火乎？將軍可速回，別求勿得遲矣。化大慟告求。劉封、孟達皆托病不出。廖化知事不諧，尋思須告漢中王求救。化遂上馬大罵出城，望成都而去。却說關公在麥城，盼望上庸兵到，不見動靜。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半帶傷，城中無糧，甚是苦楚。公與都督趙雲商議曰：似此危急，如之奈何？雲曰：只宜堅守，正議間忽報城下一人叫休放箭，有話來見君侯。公令放入，問

之乃諸葛瑾也。檀畢，茶罷，瑾曰：「今奉吳侯命，特來勸諭將軍。凡居人世，須識時務。今以勢言之，將軍所統漢上九郡，皆已屬吳魏矣。止有孤城一區，內無糧草，外無救軍，危在旦夕。將軍何不從瑾之言，歸順吳侯，復鎮荊襄，可以保全家眷，光顯宗祖。君侯孰思之。」關公正色而言：「吾乃解梁一武夫，蒙吾主以手足待之，安肯背義投敵國乎？城破但有死而已。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歸冥路，吾何懼哉！王可

卷六

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改其節，身雖殞名可垂於竹白也。汝勿多言，速請出城。」吾與孫權決一死戰。瑾曰：「吳侯欲與君侯結秦晉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漢室，別無他恙。君侯何執迷如是？」言未畢，關平拔劍來斬諸葛瑾。公叱之曰：「彼弟孔明在蜀佐汝伯父，今欲殺彼，傷其義矣。」遂令左右逐出諸葛瑾。瑾滿面羞慙，急上馬出城。回見吳侯曰：「關公心如鐵石，不可說也。」孫權曰：「真乃忠臣也。似此鯁

如之奈何。言未畢，帳下一人出曰：「某請上堂，休咎衆視之。」乃吳範也。權令卜之。範取蓍，三揲占成卦象，乃地水師卦。更有玄武持旗，主敵人遠奔。權大喜，乃問呂蒙曰：「卦主敵人遠奔之義，卿以何策擒之？」蒙笑曰：「卦象正合某之機也。」關公雖有冲天之翼，飛不出吾之羅網矣。某已算定這條路了，須得此人守之。若非此人，則有失矣。孫權問曰：「何人可守？」呂蒙答曰：「這般恁地，畢竟如何？」

卷十

九

王泉山關公顯聖

却說吳侯求計於呂蒙。蒙曰：「麥城四門皆有，大路吾料關公兵少，必不從此路而逃，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路而去也。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但有敵軍至，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敵軍定無戰心，必逃歸沮。却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於臨沮山僻小路，可成事矣。其餘大路已遣將士把守，惟北門只用弱兵守之。」關公走北門無疑。

矣。權又令呂範卜之。範復卜一卦。乃告權曰。此卦中主敵人投西北而走。今夜亥時必然擒矣。權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領兩枝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訖。且說關公在麥城計點馬步軍兵。止有三百餘人。糧草缺少。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數多。不見救兵到來。心中無計。遂與王甫曰。吾悔昔者不用公言。今日危急。將復如何。甫哭而告曰。今日之事。雖有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也。趙

卷六

累曰。救兵不至者。乃劉封、孟達按兵不發也。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取復漢。上末爲晚矣。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小路旌旗不整。隊伍交錯。此去往北。地勢若何。一人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也。公曰。雖有埋伏。復吾何懼哉。即下令馬步官軍嚴整軍裝。準備出城。甫痛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手下百

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粉碎。其亦不降也。專望
君侯速來救援。公痛哭而別。與子關平都督
趙雲引手下二百餘人。開放北門。奮然突出。
比及天晚。吳軍見之。不敢當先。四下逃竄。關
公橫刀前進行。至初更。約走三十餘里。只見
下凹處。火鼓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出爲首。
大將乃丹陽故鄣人也。姓朱名然。字義封。驍
馬挺鎗。大叫曰。關公休走。趁早下馬投降。免
得一死。公大怒。拍馬輪刀來戰。朱然便走。公

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
戰。望臨沮小路而走。然率兵掩殺。行不動者。
折傷有五六百人。走不到四五里。前面喊聲
大震。一彪軍出爲首。大將乃東郡發干人也。
姓潘名璋。字文珪。驍馬舞刀。火光裏殺來。公
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潘璋敗走。公縱馬追
殺。忽然喊聲大震。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戀
戰。急回山路而走。背後關平趕來說。趙雲已
死於亂軍中。關公不勝悲惶。令關平斷後。公

自在前開路隨行止刺得十餘人前行至大石兩下是山山邊皆蒼翠敗草叢亂樹木紛雜時五更將盡正走之間喊聲舉處兩下伏兵皆用長鉤大竿一齊並出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身離雕鞍已被潘璋步將馬忠所獲關平聽知又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然精兵皆至四下圍住孤身獨戰力盡父子皆受執吳侯孫權恐糜了事自引諸將直至臨沮時東方已白聞已擒關公父子權大

喜聚衆將於帳中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盛德欲結秦晉之好何相棄耶公平昔自以天下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將軍今日伏於孫權否關公罵曰碧眼小兒紫鬚鼠輩聽吾一言吾與劉皇叔義同山海今悞中奸計但有死而已何能伏耶權回顧與左右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愛之孤欲以厚禮宥之若何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日曹操得此人時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

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爵封漢壽亭侯賜美女十人如此恩養尚留不住其後五閔斬將曹公憐其才而不忍除之今日自取其禍欲遷都以避其鋒况主公乃讐敵乎狼子不可養後必爲害孫權低首而言曰斯言是也急命推出是歲十月中旬閔公於臨沮而亡與子關平一時遇害後史官有廟讚詩曰壯哉熊虎將赳赳漢雲長功跡過韓耿聲名重馬張恩酬曹孟德死報漢中王

三國志卷十六

十三

義參天地英風播四方

又史官廟讚關平詩

烈烈三分將堂々百戰身金戈衝殺氣鐵馬截征塵報國忠心壯隨親孝義淳臨沮天數盡父子共歸神

目父子歸神之後關公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獻與孫權就賜馬忠騎坐刀賜與潘璋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却說王甫在麥城中骨頸肉驚乃問周倉曰昨夜夢見主公

渾身血污。立於其前。急問之。忽然驚覺。不知
主何吉凶。正說間。一人報吳兵在城下。將關
公父子首級招安。王甫大驚。與周倉登城視
之。果是王甫。乃墜城而死。周倉自刎而亡。於
是麥城盡屬東吳。却說關公一魂不散。悠悠
蕩蕩。直至一處荆門州當陽縣一座山。名爲
玉泉山。山上一僧名普靜。元是汜水關鎮國
長老。是時靜禪師雲遊天下。來到此處。見山
明水秀。就此結草爲庵。每日坐禪參道。止有
二。國志卷十六

一小行者。化飯度日。是夜月白風清。正當三
更。靜禪師正在庵中坐定。忽聞空中有人大
呼。還我頭來。靜禪師觀之。見空中一人騎赤
兔馬。提青龍刀。左有關平。右有周倉。隨公忽
至玉泉山頂。乘雲而起。於空中高聲大叫。普
靜。見是關公。遂以手中塵尾擊其戶曰。顏良
安在也。關公英魂頓悟。卽落雲下。爲叉手立
於庵前。曰。吾師何人。願求清號。靜曰。昔日汜
水關前鎮國寺中。曾與君侯相會。今日何不

識普靜也。公曰：某雖愚魯，願聽教誨。靜曰：昔非今日一切休論，只以公所行言之。向日白馬隘口，顏良並不待與公相鬪，忽然刺之。此人於九泉之下，安得而不抱恨哉？今日呂蒙以詭計害公安，足較也。公何必疑惑？於是公遂從其言，入庵講佛法，即拜玉泉山普靜長老爲師。後往往顯聖，鄉人累感其應，就於山頂上建廟，四時致祭。自關公歸神之後，吳侯盡收荆襄之兵，將父子信息招安各處人民。忽

報張昭自建業而來。權召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東禍不遠矣。昔日此人與劉張在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已死，有兩川之兵，更兼諸葛亮之謀，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損其父子，必起傾國之兵與彼報讎矣。備奮力死敵，則東吳之地何可當也？權聞之大驚，乃跌足曰：孤失其計較也。似此如之奈何？昭曰：王公勿憂，某有一計，令西蜀之兵不犯東吳，使荊州如磐石之安也。畢竟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漢中王痛哭關公

却說吳侯求計於張昭。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虎視華夏，久思得漢上之地矣。劉備若欲報讐，必歸命於操，貪其利，必然納之。若三處連兵，則東吳有壘卵之危矣。不如先遣人將關公首級轉送與曹操，明敎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也。蜀魏相攻，看其急慢，然後於中取事。此計可保東吳西蜀亦可。

國之如得兩川之地，何懼曹操乎？權從其言，即時設宴大會諸將，賞犒三軍。惟呂蒙點軍未至，權曰：全荊州者皆呂子明如何？不至使人請之，忽報呂蒙至，權自出迎接。撫其臂曰：孤久不得荊州，今稱心滿意，皆子明之功也。蒙謝曰：一者乃主公之洪福，二者乃諸將之虎威，蒙何足掛齒也。權讓蒙上坐，蒙再三推辭，坐於其次。權舉盃而言曰：昔口周郎雄烈，蓋世膽量，過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後不幸

而裴譽子敬代之子敬一見孤時便有帝王大略此一快也後孟德東下諸人皆勸孤降之孤與子敬并周郎席開大計赤壁鏖兵全獲其功此二快也今子明設計定謀立取荆州勝如子敬周郎多矣於是呂蒙接酒欲飲忽然擲杯於地一手揪住孫權厲聲大罵曰智眼小兒黃鬚鼠輩還識吾否衆將大驚應來救時蒙推倒孫權大步前進坐於孫權位上神眉倒豎雙眼圓睜而言曰吾自破黃巾

以來縱橫天下三十年矣被汝姦計圖之吾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當以追呂賊之鬼吾乃漢壽亭侯關公也權大驚與大小將士慌拜於地只見呂蒙七竅鮮血迸流死於座下衆將見之旦夕悚懼權將呂蒙屍首具棺槨葬之贈南郡太守涪陵侯其子呂霸襲爵蒙死年四十二歲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初七日也却說關公顯聖追了呂蒙孫權懼其神威將公神恭敬不敢怠慢令使星夜送與

曹氏此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忽報東吳
差使賁關公首級至操大喜曰關公已仙孤
無憂也言未畢堦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
禍之計也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操問其
故懿曰昔日劉關張三人在桃園結義之時
誓同生死今東吳圖了關公懼其復讐故將
首級獻與王上使備知是王所使不去攻吳
却來攻魏蜀魏交鋒急難休息東吳於中看
其動靜或取西川或取中原隨勢而行也故

知移禍於魏矣春秋云老聃高不闢移禍於
枯桑之事今日正猶此也操大驚曰仲達之
言是也孤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王上
可將關公英靈刻以香木之軀葬以大臣之
禮使人皆知則劉備深恨孫權必盡力南征
矣吳蜀交鋒之際却因其勢而擊之蜀勝則
擊吳勝則擊蜀二處若得一處那一處則
不久也願王思之操曰仲達之見真神算也
遂令吳使入呈上木匣操開匣視之見關公

面如平日。操曰：「久不得見將軍也。」言未訖，則見關公神眉急動，髻髮皆張。操忽然驚倒。衆將急救良久，方醒。吁氣一口，乃顧文武曰：「關將軍真天神也。」吳使又將關公顯聖附體罵孫權，追呂蒙一節之事告操。操愈加懼怕，遂設牲禮祭祀，刻沉香木爲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令大小官僚送殯。操自拜祭，褒贈荆王。差官看守，卽遣吳使回江東去訖。却說漢中王自東川回到西川，成都孔明奏

曰：「王上先夫人去世，吳夫人女孫夫人南歸，必難再來。人倫之道不可廢也。必納王妃以正其內。」漢中王從之。復奏曰：「劉馬長子劉瑁之妻吳氏守寡在家，此婦美而且賢，乃吳懿之妹也。懿少亡，父母將妹入川，依傍劉馬度日。有一相者相吳氏曰：『此女後必大貴，非后則妃也。』」因此劉馬有妄想之心，娶與長子劉瑁爲妻。娶不數月，瑁患心痛而死。其婦寡居，川人皆知其賢。亮知其賢，方敢勸王納爲妃。

可也。備曰：劉琰與我同宗，於理不可。法正諫曰：論其親疎，何異晉文之與子圉乎？備依允。遂納爲王妃。後在川生二子：長子劉禪，字公壽；次子劉理，字奉孝。且說東西南北中民安國富，用永大成。忽有人自荊州而來，言東吳累求親，關公力阻之。孔明白荊州危矣，可使人替關公回正商議。之間，荊州報捷使命數次而至。忽又報關興到，具言水滸七軍功蹟之事。因此不能動移。忽又探馬到來報說：

關公全獲其功。江邊墊臺隄防甚密，萬無一失。衆皆喜悅，稱贊。比及天晚，俱各散去。當夜玄德自覺渾身肉顫，睡卧不安。起坐內室，秉燭看書，不覺神思昏迷。伏几而卧，忽於室中起冷風一陣，燈滅復明。擡頭見一人立於燈下。玄德問曰：汝是何人？黃夜至吾內室，其人不容問之。三次皆不應。玄德疑怪，自起視之。乃是關公於燈影下往來躲避。玄德曰：兄弟別來無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吾與汝義同。

骨肉因何迴避關公泣而告曰願兄起兵當
雪弟恨言訖冷風驟起關公不見玄德忽然
驚覺乃是一夢時正三鼓玄德大疑忽出前
殿使人請孔明圓夢孔明入內玄德細言夢
事孔明曰乃是王上心思關公以致此夢何
必多疑玄德再三懇問孔明以善言解之孔
明辭出至中門外迎見許靜靜曰某纔赴軍
師府下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官特來至此
孔明曰有何機密靖曰今有一人傳報東吳

呂蒙已襲荊州關公殞矣某故來報孔明曰
吾夜觀天象見將星已落荆楚之地預知關
公禍已及矣但恐王上憂慮未敢言也今夜
王得一夢如此吾以善言寬之恐傷其心故
也二人正議之間忽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
明衣袖而言曰關公已故丞相因何瞞我孔
明視之乃漢中王也孔明許靜奏曰適來所
言皆虛疑之事耳未足深信願王寬懷勿生
遠慮玄德曰孤與雲長誓同生死彼若有失

孤豈能獨生耶孔明許靜正勸諭之間忽近侍奏曰馬良伊籍至玄德召入問之却纔呈上表章未及拆觀侍臣又奏荊州廖化至玄德召入問之化哭拜於地細奏前事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則吾弟休矣孔明奏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王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去救荊襄之兵玄德泣而言曰孤弟有失孤豈能獨生也孤來日親提一軍去救孤弟玄德一面差人赴閬中報知翼德一面

差人會集人馬未及天明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臨沮爲吳將潘璋部將馬忠所困義不屈節父子歸神玄德聽罷大叫一聲昏絕於地未知性命如何

曹操殺神醫華陀

却說漢中王昏到於地衆文武急救半晌方醒扶入內室送罷湯藥孔明勸曰王上少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關公平日剛而自矜今日有此禍也王上且疑保守萬金之軀徐徐

報讐玄德曰孤與關張二弟在桃園結義時
誓同生死今雲長已亡孤豈能獨享富貴乎
若不雪恨乃負當日之盟也言訖又哭絕於
地衆官急救方醒一日哭絕三五次衆官勸
解玄德三日水食不進但痛哭而已滂濕衣
襟班班成血孔明再三言曰關公沒於不幸
王上念舊日之盟理宜報讐倘若摧殘誰肯
盡心竭力而報讐雪恨也玄德曰孤已與東
吳誓不同日月也孔明曰人報東吳恐其報

讐將關公英靈獻與曹操操以王侯祭葬之
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東吳遺禍於
魏魏多人物已知其心故操以厚禮葬之是
今王上歸怨於吳也玄德曰吾今提兵問罪
於吳以雪此恨孔明曰不可方今吳欲令我
兵侵魏魏亦令我兵侵吳各懷詭計乘隙而
圖之王上只宜按兵不動且與關公發喪待
吳魏不和乘時而伐之可也衆官齊諫玄德
方纔進膳川中大小將士盡皆掛孝玄德

出南門祭葬號哭終日繼之以夜却說魏王在洛陽自葬關公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操甚驚懼乃問文武衆皆答曰洛陽行宮舊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恨無良工賈詡奏曰洛陽良工蘇越最巧操召入令畫圖樣蘇越畫成九間大殿前後廊廡操視之曰汝畫正合孤意恐無梁棟之材蘇越曰此去離城三十里有一潭名躍龍潭前有一祠名曰躍龍祠祠傍有一株大

梨樹高十餘丈堪作建始殿之梁操大喜即令人工砍伐鋸解不開釜砍不入次日回報操不信自領數百騎直至躍龍祠下馬仰觀其樹亭亭如華蓋直侵雲漢並無曲節操欲砍之鄉老數人諫曰未可此樹數百年矣常有神明居其上下伏潭中老龍王若伐之必生禍也操大怒曰孤平生遊歷普天之下四十餘年上至天子下及庶人無不懼孤是呵神敢逆吾意子不語怪力亂神量此一

有何疑耶言訖拔所佩劍親自砍之鐙然有聲血濺滿身再欲砍之血濺滿面左右衣襟盡赤操愕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二更操睡卧不安坐於殿中忽然惟風驟起風過處一人披髮伏劍渾身皂衣直至面前操急問之曰汝是何人其人答曰吾乃梨樹之神也汝蓋建始殿意欲篡逆却來伐吾神木吾故知汝數盡特來殺汝操呼武士安在皂衣人仗劍望操砍操大叫一聲忽然驚覺

其人不見頭腦疼痛不可忍也急傳王旨遍求良醫治療不痊衆官皆憂華歆入奏曰王上知有神醫華陀否操曰乃是江東醫周泰者乎歆曰然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才故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譙郡人也其人妙手世之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藥或用鍼或用灸隨手而愈若患五臟六腑之疾藥不能效者便以麻肺湯飲之須臾就如醉死却用尖刀剖開其腹以藥湯洗臟肺剝肺剜心其病人略無

疼痛然後以藥線縫其口敷末藥或一月或二十日之間卽平復矣其神效如此甘陵相夫人有孕六月腹痛不安陀視其脉曰脉中是男胎也已死多時何不治療遂以藥下之果南胎旬日而愈一日陀行於道上見一人呻吟之聲陀曰此乃飲食不下之病問之果然陀令取蒜薤汁三升卽飲而愈其人歸家飲之吐蛇一條長二三尺飲食卽下患者將蛇赴陀家致謝一小兒引患者視之見數條

蛇懸於壁上又有廣陵太守陳登心中煩懣面赤不能飲食陀曰胃中有蟲數升欲作肉蛆蓋爲食腥之故陀以藥飲之吐蟲三升皆赤頭首尾動搖登問其故陀曰此乃魚腥之毒今日雖可三年之後又發必死也後陳登果三年而死又有一人眉間生一瘤痒不可當令陀視之陀曰內有飛物人皆笑之陀以刀開割一黃雀飛去又一人在途被犬咬其足指隨長一塊疼痒不可當陀曰疼者有針

十箇痒者有黑白棋子二枚人皆不信陀以
刀割開果應其言此華陀真乃扁鵲之神醫
也見居金城離此不遠王上何不召之操卽
差人星夜請華陀入內操令診脉視之陀曰
此是王上風息所患之病也操口孤平日患
偏頭風不時舉發五七日不飲食甚是疼痛
汝何治之陀曰此病根在腦袋中風涎不能
出往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先飲麻肺
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此病可

以除根操大怒曰汝要殺孤耶陀曰王上曾
聞關公中毒箭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自然
無憂矣今王上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
痛可刮骨孤腦袋安可比臂也汝必與關公
情熟乘此機會而與其人復讐耶呼左右率
下獄中拷問其情賈詡諫曰似此良醫世之
罕有未可廢也操叱之曰天下無此鼠輩急
令追拷華陀受刑不過只得屈招謀殺魏王
等情獄中有一禁子姓吳人皆稱爲吳押獄

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華陀、感其恩乃告
曰我今死於非命、恨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深
感汝恩、無可以報我、修一書汝可遺與人、送
與我家、取將青囊書來付汝、以繼吾神效也。
吳押獄曰我若得此醫書、棄了此役、醫治天
下病人、以全先生之德也。陀卽寫書赴吳押
獄曰吾臨來時將青囊書與妻藏之矣。吳押
獄辭了華陀、直至金城、問陀妻取之。其妻將
青囊書與回押獄回家、令藏之。旬日之後、操

病越加沉重。華陀死於獄中。吳押獄却之差
役回家問妻要書、行醫治病。妻曰青囊書吾
已燒毀也。夫問其故。妻又曰縱然學得與華
陀一般神妙、只落得死於牢中。吾故知此所
以毀之。因此青囊書不曾傳於世。却說魏王
自殺華陀之後、病勢不退。又憂吳蜀未知如
何。正慮之間、近臣忽奏東吳又遣使至。操召
入使、呈書與曹孟操、拆封視之。書曰

孫權久知天命、以歸皇上、伏望早遣大將

勦滅劉備掃平兩川臣卽率群下納土歸

降矣

操觀畢大笑出示羣臣曰是兒欲使吾居廬
火上耶時有侍中陳羣尚書桓階二人伏地
奏曰漢室自安帝以來國祚已衰非止今日
王上功德巍巍生靈仰皇故孫權在外稱臣
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王上早登大魏皇帝
而卽正統彼何疑焉操笑曰吾自事漢三十
餘年雖有功德位至於王於身足矣何敢更

望於外乎夏侯惇諫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
異代方起自古以來能除萬害爲百姓所歸
者卽生民之主也今王上卽戎三十餘年功
業著於黎庶今天下投歸理合順民應天復
何疑哉操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苟天命在
孤孤卽周文王矣操謙辭不允司馬懿曰今
上東孫權旣稱臣而來歸附王上可以封之
令拒劉備也操曰此理極善遂集文武商議
封吳之事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魏太子曹丕秉政

曹操聽司馬懿所言與多官商議封孫權爲
驃騎將軍南昌侯領荊州牧即日遣使往東
吳封權受爵已畢隨遣使二箋謝恩送于
禁還都操病轉加是夜子時夢三馬同槽及
曉召賈詡曰孤夜夢三馬同槽疑馬騰馬林
馬鐵三人故將馬騰全家殺之今夜復夢之
詡奏曰祿馬皆吉兆也衆官言祿馬尚於曹
王上何必疑馬操因此不疑後來司馬懿司馬昭三

人專以爲曹應

是日天晚文武皆散夜至三

更操覺頭目昏眩起伏於几上而卧忽聞殿
中聲如裂帛操驚問之忽見伏皇后董貴妃
與一皇太子并國舅董承等二十餘人渾身
血乃立於愁雲之內隱隱聞有索命之聲操
急拔劍望空而砍之忽然一聲響亮盡塌殿
宇西南一角近臣將操救出別宮養病次夜
又聞殿外男女哭聲不絕至曉操召羣臣入
司孤在戎馬之中三十餘年未嘗信恠異之

事今日如此。為何羣臣奏曰。王上當命道士設醮薦揚。操難曰。聖人有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孤天命將盡。雖日用萬金。安能救也。遂不允設醮。次日覺氣冲上焦。目不見物。急召夏侯惇商議。惇至殿門前。忽見伏皇后董貴妃二皇太子國舅董承等。立在陰雲之中。惇大驚昏倒。左右扶出自。此得病。操召前將軍曹洪侍中陳羣中大夫賈詡主簿司馬懿心腹四人至卧榻前。囑以後事。操曰。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矣。羣兇皆滅。止有江東孫權西蜀劉備未曾收復。孤今病危。必然難逃。今以大事囑汝四人。孤長子曹芳。劉氏所生。不幸早年沒於宛城。今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孤。平生所愛。第三子植為人虛華。少於誠實。嗜酒放肆。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無謀。四子曹熊多病難保。惟長子篤厚恭謹。才智兼全。可任大事。汝等宜輔左之。各懷忠義之心。以圖悠久之計。勿得怠慢。言訖。長嘆一聲。淚如

雨下氣絕而亡壽六十六歲時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下旬也

詩

雄哉魏太祖

天下掃狼煙

曰

動靜皆存智

高低善用賢

長驅百萬衆

親註十三篇

豪傑同時起

誰人敢贈鞭

詩

漢末人生曹孟德

肯蟠星斗氣凌雲

曰

智謀超越數員將

才德惟慳萬衆若

雖秉權衡欺弱主

尚存禮義效周文

三國志卷十六

當時若使無公在

未必山河幾處分

去說曹操身亡文武百官盡皆舉哀一面報

與魏太子曹丕一面報與鄢陵侯曹彰臨沮

侯曹植蕭懷侯曹熊多官用金棺銀槨將操

入殮星夜舉靈輓赴鄴郡而來却說曹丕聞

知父喪放聲痛哭衆將再三解勸方息遂率

大小官僚出城三十里伏道迎觀入城停於

偏殿官僚掛孝拜祭哀聲大震忽一人挺身

而出曰請太子安息百官暫止何不且議大

事衆視之乃司馬孚也見爲太子中庶子孚
厲聲而言曰王已晏駕天下震動當早立嗣
君以震萬國何但哭泣也羣臣曰太子宜登
寶位但未得天子詔命豈敢造次而行耳忽
班部中又一人出曰遲已遲已丕視之乃廣
陵東陽人也姓陳名矯字季弼見爲兵部尚
書矯曰王上已薨太子在側若等詔命而分
彼此則社稷危矣遂拔劍在手指官僚怒曰
敢亂吾言者割袍爲例言訖一劍割下袍袖

百官悚懼擁至正殿正欲冊立忽報華歆自
許昌飛馬至奏特大驚及至問之歆曰今魏
王晏駕天下震動汝等久食君祿何不早立
太子衆官應曰正欲立之歆曰吾已於漢帝
處索了詔命來矣衆皆踴躍稱賀歆於懷中
取出詔命開讀令百官跪聽是時華歆誦事
於魏故草此詔威逼獻帝降之帝懼其勢只
德聽從故下詔卽封曹丕爲魏王丞相冀州
百官更無敢言其非者丕卽日登位受大小

小官僚拜舞起居正宴會慶賀之間忽報鄢
陵族曹彰自長安領十萬大軍來到丕大驚
遂問羣臣曰孤黃鬚小弟平生性剛深通武
藝今提兵遠來必與孤爭王位也如之奈何
忽階下一人應聲而出曰臣素知鄢陵族之
所行當以片言折之衆皆稱曰非大夫莫能
解此禍也出班奏者乃河東襄陵人也姓賈
名逵字梁道見爲諫議大夫曹丕大喜就命
賈逵說之逵出城門下迎見曹彰彰問曰先

卷五

四

王璽緩安在逵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國有
儲君先王璽緩非君侯之所有也問某何意
彰默然無語行至宮門前邊逵問彰曰君侯
此來欲奔喪耶欲爭王位耶欲爲忠孝之人
耶欲爲大逆之人耶彰曰吾來奔喪並無異
心逵曰既無異心因何提兵至此使王上君
臣相疑也彰即時叱退左右將士隻身入內
拜見曹丕兄弟二人相抱哭罷方始成服將
本部軍馬盡交與曹丕丕令彰回鄢陵自守

彰拜辭而去曹不受了魏王卽傳令旨改建
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封賈詡爲太尉華
歆爲相國王朗爲御史大夫大小官僚盡皆
陞賞葬曹操於高陵謚號武祖華歆奏曰鄢
陵侯曹彰交割軍馬已赴本國去了所有臨
淄侯曹植蕭懷侯曹熊此二人坐視不來奔
喪理當同罪至從之卽傳令旨差二使往二
處問罪去訖忽一使回報蕭懷侯曹熊懼罪
自縊身死至令厚葬追謚蕭懷王不一日使

命回報臨淄侯曹植常與丁儀丁廙酣飲並
不中喪臣傳王旨時植端坐不動丁儀罵曰
且休胡說昔日先王在時欲立吾主爲太子
被讒臣賊子所阻今王喪未及旬日便問罪
於骨內也丁廙又曰據吾主聰明冠世下筆
成章自然有王者之大體今反不得其位汝
那廟堂之臣皆是肉眼愚夫不識聖賢與禽
獸何異也植遂大怒叱武士將臣亂棒打出
不聞之大怒卽令許褚領三千虎衛軍入逮

擒來褚領兵飛奔臨沮而去。比及到郡，先遇
守關偏將許褚，立斬直入城中。口傳令旨，無
一人敢當鋒銳。逕到府堂，只見曹植與丁儀、
丁廙笑盡皆醉倒。報者不能得見褚，一例縛
之，載於車上。仍將府下大小屬官盡行解赴
鄴郡。入見曹丕，丕大怒，即下令旨將丁儀、
丁廙等皆誅之。丁儀字正義，丁廙字敬祖，沛郡
人，乃親弟兄也。當時文章之士，却說宣武皇
后卞氏聽得生擒了曹植，心驚膽戰，舉止失
措。急出教時，已將心腹人殺了。曹丕見母出
毀，慌請回後宮。卞氏哭曰：「汝弟曹植平生嗜
酒，醉後疎狂，蓋因爵位之尊，故放肆也。汝念
同胞共乳之情，憐恤他，命吾至九泉亦瞑目
也。」丕曰：「愚兒深蒙愛，不安肯造次廢之。此欲
抑其性也。母親勿憂。」卞氏泣淚謝之。丕出偏
殿，才執華歆問曰：「近來莫非太后勸主上勿
廢子建乎？」丕曰：「然。」歆曰：「子建懷才抱智，終非
池中物也。若不早除，必為後患。」丕曰：「已許

毋矣歎曰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臣未深信
王上可召入以才試之若不能則殺之若果
能即貶之以絕天下文人之口丕從之召子
建入內子建惶恐拜伏請罪丕曰汝倚仗文
才安敢無礼以家法則兄弟以國法則君臣
昔先君在日汝常恃文章吾深疑汝必用他
人代筆也吾今令汝七步成章若果能則免
一死若不能則二罪俱罰決不輕恕也子建
曰願乞題目於是殿上懸一水墨畫畫着兩
人相鬥於土牆之下一牛墜井而亡丕指而
言曰以此畫為題詩中不許犯着畫上二牛
墜井下一牛墜井死字樣植行七步其詩已
成

三國志

卷十六

卅七

詩 兩肉齊道行

頭上帶四骨

曰 相遇由山下

翅起相撈撲

二敵不俱剛

一肉卧土窟

非是肉不如

盛氣不泄畢

曹丕及羣臣皆驚丕又曰此七步成章遲也

汝可應聲而作詩一首。石子建曰：願聞題目。
不曰：吾與汝乃兄弟也。以此爲題。子建聽畢，
遂小詩。

詩

煮豆燃豆箕。

豆在釜中泣。

曰：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曹丕聞之，潛山溪下，其母卞氏於殿後曰：兄
何逼弟之甚耶？不慌忙離座而告曰：國法不
可廢也。然則孤於天下無所不容也。何況骨
肉之親乎？於是貶子建爲安鄉侯。子建拜辭。

三國志卷六

卅八

而去曹丕自即魏王之後，法全一新。威逼漢
帝甚於其父，却說細作入成都，報與漢中王。
王大驚，即會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丕僭
稱王位，威逼漢帝，甚於其父。東吳孫權拱手
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雪孤弟之讐。次討中
原，以除羣黨之兇。言未畢，庾化出班拜哭於
地曰：昨者送了關公父子之命，實劉封、孟達
之誤。乞討此二人罪惡可也。玄德曰：孤幾乎
忘矣。便差人召來。孔明諫曰：不可。急召宜緩。

圖之急則生變矣可陞此二人爲郡守然後擒之此爲上策玄德從之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竹有彭素與孟達甚厚聽知此事急回家作書遣心腹人欲報孟達其人方出南門外被馬超巡視軍捉來見超審出此事即引本部士卒來見彭素素接入以酒待之酒至數巡以言挑之曰昔見漢中王待公甚厚近日何薄也素乘酒醉指而罵曰老革慌悖豈足道也超又探曰某懷怨心久矣素曰公起

本部軍結連孟達爲外合某領川兵爲內應天下不足定也超曰先生言當來日再議超辭了彭素即將人書來見漢中王細言其事玄德大怒即令捉獲彭素入獄拷問其情素在獄中悔之無及遂作書一封令人送與孔明孔明拆封看畢撫掌大笑即入殿前啓奏漢中王玄德問曰此人若何孔明曰狂士也久必生禍玄德即令獄內將彭素誅之素死後有人報與孟達達大驚舉止失措忽使命

至調劉封回守綿竹去訖孟達慌請上庸都
慰申耽申儀弟兄二人商議耽曰其有一計
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也達大喜未知此
計如何

漢中王怒殺劉封

却說孟達問申耽曰將軍當用何策以避其
禍耽曰吾兄弟亦欲投魏立心久矣公可作
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王曹丕不必重用續
後吾二人亦去降也達猛然省悟即寫表一

表

四

通付與來使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了劉
封聽知急追不上自回守上庸使命持表回
成都來奏漢中王呈上表章細言孟達投魏
之事玄德大怒看畢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
以文辭相戲耳遂與孔明曰汝即起兵擒此
背國賊來孔明曰未可但就遣劉封進兵令
二虎相併若劉封有功或敗蹟必歸成都就
而除之可絕兩害玄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
入見劉封封領父命奮然率兵來擒孟達不

說孟達入鄴降魏且說曹丕聚文武議事忽
近臣奏曰蜀孟達來降丕召入問曰汝此來
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爲不救關公之危漢中
王殺臣因此歸降別無他意曹丕尚未准信
忽報劉封引五萬兵來取襄陽單搦孟達廝
殺丕曰汝既是真心便可去襄陽取劉封首
級前來孤方准信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
動兵令劉封亦來降也不大害遂加孟達爲
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
三國志卷十六

四一

去守襄陽樊城原來夏侯尚徐晃預先在此
一同收取上庸諸郡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
禮畢探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達卽修書
一封遣舌辨之士賁赴蜀寨入見劉封封折
開視之書曰

達致於副將軍麾下伏聞古之人有言疎
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謹憚不
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
蹈功以懼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

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讐。況非親親乎。故申主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相聞也。自立阿丰爲太子。已

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與之言。必爲大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霸重耳。踰垣足。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風達。僕察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錢机耳。今足下在遠。

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爲大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爲莽親也。北面而事君，以正紀綱，不爲棄舊也。然不置亂，以免危，忘不仁，徒行也。如陛下欲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

懷遠，若天下訖然，何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印，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輸宛鄧，若二敵不平，君無還期。足下因宜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矣。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宜早遣再拜書。

劉封看畢大怒曰：「此賊悞吾叔姪之義，又聞吾父子之親，使吾爲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

了書斬其使次日引軍前來搦戰孟達知得
扯書斬使勃然大怒亦領軍出迎兩陣對圓
封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罵曰背國反賊安
敢陣前使間諜之計也孟達亦罵曰汝死已
臨頭尚自執迷不省與禽獸何異耶封大怒
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達大敗而走
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一聲喊處伏兵盡起
左邊一軍衝出爲首大將乃夏侯尚右邊一
軍衝出爲首大將乃徐晃也三軍夾攻封大

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不分星夜
趕來及至刈封到城下叫門城上亂箭射下
射就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魏也封大怒
欲要攻城背後夏侯尚並達兩軍殺來正脚
不付只得奔房陵而來見城上盡插魏旗
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颭城後一彪軍出旗上
書右將軍徐晃封抵敵不住慌奔西川而走
晃乘勢追殺刈封部下只落百餘騎到了成
都入見漢中王哭拜於地細奏其事玄德怒

曰辱子有何面目敢見吾也封對曰叔父之
難非逆見不救乃孟達之阻也玄德轉怒曰
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之人安可聽讒
賊所阻也封泣而告曰一時被伊以利害說
之致獲大罪玄德猶豫未決忽孔明入玄德
問曰辱子如此何法治之孔明附耳低言曰
此子極其剛強今不除之後必生禍於子孫
耳玄德遂令左右推出斬之又問隨封將士
衆皆將而達說封之事及列封批書斬使之

事一一奏稱又將批毀的書信呈與玄德玄
德看畢急回心曰吾兄雖然剛強有此忠義
之心也凜然可愛便斗留人之時却早斬已
獻首級於塔下玄德慟哭曰孤一時這次廢
股肱矣孔明曰若欲嗣主久遠之計殺之何
足惜也作事業者豈可生兒女子之情耶玄
德曰縱使他日殺孤之子孤不忍今日廢忠
義之人也文武聞之無不下淚武士奏曰刘
封臨刑但云悔不聽孟子度之言果有此厄

矣。玄德泣曰：孤兒至九泉之下，必痛恨于孤矣。漢中王思想關公，更惜劉封，致染成病，不能興兵報讐。雪恨時，建安二十五年，改延康元年。夏六月也。却說魏王曹丕，自卽王位，將文武官僚盡皆陞賞，遂統甲兵三十萬南巡沛國譙縣大饗先靈。鄉中父老揚塵遮道奉觴進酒，効漢高祖還沛之意。是年七月內，聞大將軍夏侯惇病危，丕卽還鄴郡。時惇已卒，丕封孝送殯於東門外，以厚禮葬之。八月間，

報稱。石邑縣鳳凰來儀臨淄城，麒麟出現黃龍現於鄴郡。丕手下百官同議曰：今上天垂象，乃魏當代漢也。可安排受禪之禮。今漢帝將天下讓與魏王。時有侍中劉廙字恭嗣，乃南陽安衆人也。侍中辛毗字佐治，仍潁川陽翟人也。侍中劉曄字子暘，乃淮南成德人也。尚書令桓階字伯緒，乃長沙臨湘人也。尚書令陳矯字季弼，乃廣陵東陽人也。尚書令陳君字長文，乃潁川許昌人也。這一般文武官

十餘人皆來見太尉賈詡相國華歆御
共言此事賈詡笑曰公等所見
正合吾机當日華歆引文武多官來奏漢獻
帝禪位於魏王曹丕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
解

廢獻帝曹丕篡漢

却說賈詡華歆王朗同中郎將李伏太史丞
許芝引文武官僚直入內殿來見獻帝華歆
奏曰伏觀魏王自登位以來布德四方仁及
三國志卷之六

萬物越古越今雖唐虞無以過此羣臣會議
言漢祚已終伏望陛下效堯舜之道以山川
社稷禪與魏王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則陛下
安閒無憂矣祖宗幸甚生靈幸甚臣等議定
故乃奏知帝大驚半晌無言覩百官而哭曰
朕想高祖提三尺劍平秦滅楚而創天下世
統相傳四百年矣朕雖不才又無過惡安忍
將祖宗大業等閒棄了汝百官再從公計議
華歆引李伏許芝近前奏曰陛下若不信可

問此二人李伏奏曰曰魏王卽位以來麒麟
降生鳳凰來儀黃龍出現嘉禾瑞草甘露下
降此是上天垂象魏當代漢也許芝又奏曰
臣等職掌司天夜觀乾象見炎漢氣數已終
陛下帝星隱匿不明魏國乾象極天際地言
之難盡更兼上應圖讖其讖曰鬼在邊委相
連當代漢無可言言在東午在西兩日並光
上下移以此論之陛下可早禪位鬼在邊委
相連乃魏字也言在東午在西乃許字也兩

日並光上下移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許昌應
受漢禪也願陛下察之帝曰祥瑞圖讖皆虛
謬之事奈何以虛誕之事而捨萬世不朽之
基業乎華歆又曰陛下差矣昔日三皇五帝
以德相讓無德讓有德也三皇次後各傳子
孫至於桀紂無道天下伐之春秋強霸各相
吞併有福者居之後併入秦方歸於漢也天
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非
陛下祖公公傳繼天下宜早退之不可久疑

遲則生變矣王朗又奏曰自古以來有興必有廢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道安有不敗之家陛下漢朝相傳四百餘年氣運已極不可自執而惹禍也帝大哭入後殿而去百官哂笑而退次日官僚久集於大殿令百官入請獻帝帝怯懼不敢出曹皇后曰今百官請陛下設朝問政何相推也帝泣曰汝兄欲篡漢室故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皇后大怒曰汝言吾兄爲篡國之賊汝高祖只是豐沛

嗜酒匹夫無藉小輩尚且倚強奪劫秦朝天下吾父掃清海內吾兄累有大功有何不可爲帝汝卽位三十餘年若不得吾父兄汝爲糞粉矣言訖便要上車出外帝大驚慌更衣出前殿華歆出班奏曰陛下依臣之言兄遭大禍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中間多有漢朝功臣子孫何無一人與朕分憂也歆曰陛下之意不以天下禪於魏旦夕蕭牆有禍非臣等不忠於陛下也帝曰誰敢以弑

朕耶歆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
以致四海大亂若非魏王在朝弒陛下者塞
滿公庭矣陛下尚不知恩以報其德而欲令
天下人共伐陛下也帝曰昔日桀紂無道殘
暴生靈故惹天下人伐之朕自卽位以來三
十餘年兢兢業業未嘗敢行半點非禮之事
天下之人誰忍伐之歆大怒厲聲而言曰陛
下無德無福而居大位甚於殘暴之君也帝
大驚拂袖而入王朗以目視華歆歆縱步向
三國志卷十六 五十一

前扯住龍袍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從與不
從早發一言帝戰慄不能答忽然曹洪曹休
二人帶劍上殿厲聲問曰符寶郎安在班部
中一人出曰符寶郎在此洪拔劍索要王璽
符寶郎相弼叱之曰王璽乃天子之寶安能
遂與哉洪喝武士捉出斬之祖弼大罵不絕
而死靜軒詩曰

姦宄專權漢室亡詐稱禪位效虞唐
滿朝百辟皆尊魏僅見忠臣符璽郎

帝戰慄不息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
皆是魏兵帝乃流涕出血歎曰祖宗天下何
期今日廢之朕死於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而
見先帝乎泣告羣臣曰朕願將天下禪與魏
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賈詡曰臣等安有負
陛下也陛下可急降詔以安衆心帝哭聲不
絕乃令杜楷陳羣草禪國之詔令華歆賈捧
詔墮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於是曹丕欣
然而喜開讀詔曰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
之靈危而後存然今仰瞻天文俯察民心
炎精之數既終氣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
既樹神武之蹟今王久光耀明德以應其
期是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
下爲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
名播於無窮朕義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
禪位與丞相魏王無得辭焉

曹丕聽畢便欲受之司馬懿諫曰王上不可

輕也雖然詔璽已至可上表譙舜以絕天下
人之謗也不遂從之急令王朗作表賁回璽
綬虛舜譙讓王朗等入內奏帝其表曰

臣不可奉受詔伏惟陛下以垂世之詔禪
無功之臣使臣聞知肝膽摧裂不知所措
切以堯讓大位於賢巢田避蹟後世稱之
臣才鮮德薄安敢奉命請於盛世別求大
賢以社讓之則免萬年之議論也臣謹納
璽璽綬待死闕下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三國志卷十六

五十一

獻帝覽畢甚是驚疑回顧羣臣曰魏王譙遜
如之奈何華歆奏曰陛下欲學唐虞乎帝曰
何謂也歆曰昔唐堯有二女長曰娥皇次曰
女英爲禪位於舜舜堅辭不受遂以二女妻
之後世稱爲大聖之德陛下亦有二公主何
不效唐堯以妻魏王乎帝不得已遂復令桓
階草詔令高廟使張音持節奉璽并載二公
主送入魏王宮曹丕開讀詔曰

惟延熹元年十月己酉皇帝詔曰咨爾魏

王上書譙讓朕切爲漢道陵遲爲日已久
幸賴武王操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凶
暴清定區夏今王丕續承前緒至德光昭
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天之曆數實在
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
下大禹有疏導之蹟而重華禪以帝位漢
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
釐降二女以嬪於魏使行御史大夫張音
持節奉皇帝璽綬永爲人君萬國敬仰天

三國志卷十六

五三

威允執其中天祿允終敬之哉

張音持詔至曹丕欣喜藉與賈詡曰雖二次
有詔猶但恐天下不能除篡逆之名也詡曰
此事極易可再命張音賁回璽綬却教華歆
令漢帝染一臺名受禪臺擇吉日良辰集大
小公卿四夷八方之人盡到臺下令天子親
奉璽綬禪天下與王可以絕智者之口也不
大喜卽令張音捧回璽綬仍作表譙辭音曰
奏獻帝帝問羣臣曰魏王無意卿等若何華

欽奏曰陛下可築一臺名曰受禪臺集公卿庶民明白禪位則陛下子子孫、必蒙魏恩矣漢帝從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於繁陽梁起三層高臺擇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當時獻帝請魏王曹丕登臺受禪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御林虎賁禁軍三十餘萬并匈奴單于化外之人帝親捧玉璽奉曹丕不受之臺下群臣跪聽冊曰

咨爾魏王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亦以

命禹天命不干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羣凶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又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命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

祇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

讀冊已畢魏王曹丕即受八般大禮登了帝
位賈詡引大小官僚朝於臺下改延康元年
爲黃初元年國號大魏丕傳聖旨普赦天下
罪犯謚父曹操爲太祖武德皇帝華歆奏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旣已交割天下可令劉
氏安置何地言訖扶獻帝跪於臺下聽旨賈
詡奏曰可以封爲公卿即日便行丕遂封帝
爲山陽公

山陽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山陽縣其地華歆按劍指

三國志卷十六

五十五

帝厲聲而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禮今
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爲山陽公今日便行
非宣召不許入朝獻帝含淚拜謝上馬而去
臺下軍民哭大小人等見之傷感不已丕
與羣臣曰外間之事朕知之矣羣臣皆呼萬
歲三聲後人觀此受禪臺有詩歎曰

鳶鷂攫鼠腥狐臊鬼吹野火燒蓬蒿此臺
名禪人不禪斯地雖高道不高黃土一堆
真可耻虛在魏、半空裏壞却唐虞揖讓

風姦臣賊子從此起

漢獻帝望山陽而去百官請曹丕答謝天地
丕方下拜忽然臺前起一陣怪風飛沙走石
急如驟雨對面不見臺上火燭盡皆吹滅丕
驚倒於臺上百官急來救之未知性命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漢中王成都稱帝

却說文武救得曹丕下臺半晌方醒侍臣扶
入宮中數日不能設朝後病勢可將華歆封

三國志卷十六

五六

爲司徒王朗封爲司空大小官僚一一陞賞
其驚疾未痊却排車駕自許昌幸於洛陽大
建宮室早有人到了成都說曹丕廢了漢帝
自立爲大魏皇帝於洛陽蓋造宮殿調練人
馬漢中王聞知大驚食少進每日痛哭令
百官掛孝遙望許昌而祭之謚曰孝愍皇
帝玄德因此憂慮染成病不能理事政務
皆托與孔明次年辛丑春三月有襄陽人姓
張名嘉乃襄陽漁翁也嘉夜間捕魚忽見水

底起一道紅光上冲碧漢嘉舉網捕之乃得一玉璽只見金光燦爛瑞氣盤旋上篆八字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嘉大喜素知漢中王仁德布於天下遂密入成都到孔明府獻之孔明欣然而喜重賞張嘉卽請太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等大小公卿商議譙周曰近有祥風慶雲從空中旋下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冲霄而起帝星現於畢胃昴之分煌煌如月此所應漢中王卽帝位以繼漢統今得

王璽乃天賜也更復何疑焉於是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來請漢中王卽位上表曰臣亮等言近者曹丕篡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群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還節而圖識明徵聞黃龍現武陽赤白馬乃上表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白馬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十三年龍見帝

位也近有襄陽張嘉特送玉璽、潛漢水
伏於淵泉暉景獨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
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
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
現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入其下流
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
所致昔日有赤烏白魚之瑞咸曰休哉二
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應今上天吉祥
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識記咸悉俱至
三國志卷之六

三國志卷之六

五八

伏爲大王出自孝景帝中山靖王之胄本
枝百世乾祇降祥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
覆德積愛人好士是以四海歸心焉考省
靈圖啓發緯識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卽
帝位以續三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

漢中王覽舉大驚曰卿等欲陷孤爲不忠不
孝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豎子尚且自
立何況王上乃漢室之苗裔乎漢中王勃然
变色曰孤豈效逆賊之所爲也拂袖而起入

於後宮衆官皆散三日後孔明又引多官入
朝漢中王出衆皆拜伏於前許靖奏曰今漢
天子已被曹丕所篡王上不卽帝位而興師
討逆是不忠不孝也今兩川之民皆欲王上
爲君與漢帝雪恨今若不行是失民望矣願
王上察之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實乃
涿郡一村夫於普天之下率土之濱並不曾
有半分德澤以布萬民今立爲帝是篡弑也
孤願其死不爲不忠不孝之人卿等勿令孤
三國志卷十六

五九

作萬載之罵名孔明苦諫數次漢中王堅執
不從孔明設計與多官曰如此如此孔明推
病不出漢中王聞知孔明病篤親到府中直
入卧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疾連問數聲孔
明托病重瞑目不答漢中王再三請問孔明
喟然嘆曰臣自出茅廬之中得遇主公相隨
至今言聽計從幸主公有兩川之地不負臣
夙昔之言也今王上所有文武官僚數百餘
員皆欲主上爲君共圖爵祿光顯祖宗不怨

主公堅執不肯多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若文武皆散吳魏來攻兩川休也臣安得不憂乎漢中王曰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議論也孔明曰古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主公名正言順有何不可豈不聞天與弗取反受其禍漢中王曰待軍師病可行之未遲孔明將屏風一擊外面文武皆入拜伏於地曰王上既允便請擇日以受大禮漢中王視之乃是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

竺青衣侯尚舉陽泉侯劉豹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太常卿賴忠光祿卿黃權祭酒何宗學士尹默司業譙周大司馬殷純偏將軍張裔少府王謀昭文博士伊籍從事郎秦宓漢中王曰陷孤受萬代罵名皆卿等也孔明奮然而起曰大事就已便可築臺即時送漢中王還宮孔明便差博士許慈陳議郎孟光掌禮築臺於成都武擔之南大禮既畢多官整仗鑾

駕迎請漢中王登壇致祭天地譙周在壇上
高聲朗讀祭文曰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朔越二十日
丁巳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
土神祇漢有天下曆數無疆曩者王莽篡
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
阻兵殘忍戮殺主后滔天滅夏罔顧大顯
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下將士以
爲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躬行天

罰備雖無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
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
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
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室將湮於地謹
擇元日與百僚登壇以受皇帝璽綬修燔
瘞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
四海

漢中王受了玉璽捧於壇上四面讓之曰備
無才德請於有才德者受之孔明奏曰王上

平定四海功德昭於天下況是大漢宗祚宜
卽正位更已祭告天神何復讓焉於是文武
多官皆呼萬歲拜舞祀畢改元章武元年國
號大蜀立吳氏爲皇后長子劉禪爲太子次
子劉禪爲魯王三子劉理爲梁王封諸葛亮
爲丞相許靖爲司徒大小官僚一一陞賞大
赦天下兩川軍民無不欣躍次日設朝文武
官僚拜畢列爲兩班先主降詔曰朕自桃園
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弟關公被
東吳孫權所害此讐讐不共天地同日月也
今朕已卽帝位皆賴卿等扶持若不與關公
報讐是負當時之盟也朕今起傾國之兵剪
伐東吳生擒逆賊以祭關公方雪此恨是朕
之願也言未畢班內一人奮然而出伏於階
下諫曰不可不可先主視之乃虎威將軍趙
子龍也未知所諫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